

T 2512/2543.5

第六

凡四十一年

起庚申漢宣帝神

爵元年盡庚子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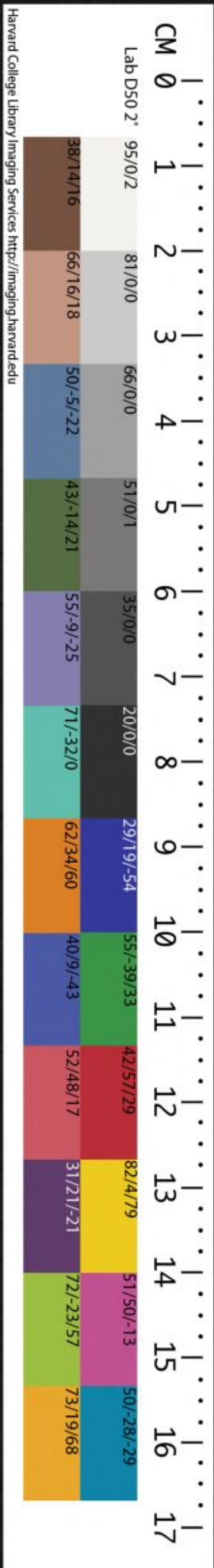
成帝陽朔四年

08

資治通鑑綱目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1 1951



臣聖年益用襄後武四年
頌主王州方亦土帝年
得賢十五見作見元
賢賢周五漢鼎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起庚申漢宣帝神爵元年
盡庚子漢成帝陽朔四年

凡四十一年

神爵元年

集覽前年神爵集長樂宮今故改元
神爵神爵大如鶉爵色有五采

春正月帝

如甘泉郊泰時三月如河東祠后土遣諫大夫王褒求

金馬碧雞之神

言增置神祠三省曰時以方士言為隨

侯劔寶玉寶璧周康實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大
室山於卽墨三戸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又
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
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胸之果山於腫成山
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
邪蚩尤於壽良京師近縣鄆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
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又立五龍山仙人祠
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聞益州有金馬碧
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蜀郡王褒使持節
而求之王幼學曰金馬碧雞之神金形如馬碧形似雞

漢宣皇帝神爵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一

哈佛大學哈佛藥宗
圖書館珍藏印

伊達印

房一之七十一卷一

矻矻骨切
矻矻健作切
矻矻貌
矻矻千羊切

表莫候切

淵胡困切

軹必駕切

絺音咎
絺音隙
煖乃管切

漢宣皇帝神爵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其神祠在益州金馬坊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使為聖
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
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
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
矻矻名也將無明音但人皆讀作矻矻漢書音義干將
韓王劔師也案隱曰應劭云干將吳大夫善冶者與歐
冶子同師俱能為劔歐冶子在越鑄劔五口三口入於
吳一日曰蓋鄞二曰魚腸三曰湛盧吳王闔閭得而寶之
以故使劔匠作劔二口匠作劔不成干將曰昔吾師作
冶金鐵之精不銷夫妻俱入爐中然後成物於是其妻
乃斷髮剪爪與夫望爐俱躍遂投爐中乃成故陽曰干
將陰曰莫邪陽作龍文陰作漫理使離婁督繩公輸削
墨三省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輸魯般性
巧者師古曰督察視也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
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
行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及至駕齧膝駑乘旦
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膝故曰齧膝張晏曰駕則旦至
故曰乘旦王良執軹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晉灼
曰軹謂轡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郵無恤
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驥躡躑於敝輦遇

孫

孫

孫陽而得代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
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
矣王幼李曰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
獲一禽嬖奚曰天下之賤工也良請復之一朝而獲十
禽嬖奚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良不
可曰吾為之範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我
不慣與小人乘請辭注王良謂我為法度之御應禮之
射正殺之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日詭遇非禮之射則能
獲十我不能以詭道為御而順就之韓哀附輿三省曰
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哀云韓哀韓哀侯也時已有
御此復言作者加其精巧也然則善御者耳非始作也
周流八極萬里一息王幼李曰八絃之外有八極東北
曰工山之極東曰東極之山東南曰皮母之極南曰南
極之山西南曰編駒之極西曰西極之山西北曰不周
之極北曰北極之山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絺
之涼者絺絺葛布也精曰絺粗曰絺不苦盛暑之鬱燠
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三省曰鬱熱氣也煖溫也悽
愴寒冷也王幼李曰貂鼠屬而大黃黑色出于零國以
皮為裘故曰貂裘狐妖獸記玉藻篇君衣狐白裘謂集
狐腋之白毛為裘美而難得者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
漢宣皇帝神爵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二

圍亦作圉
並偶許切
見上聲

惘古本切
惘音逼

飯扶晚切

研音岸

罰古汗切

漢宣皇帝神爵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昔周公躬吐捉之
勞故有圍空之隆三省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
賓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而刑措不用故國圍空虛也
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應劭曰有以九九求
見桓公桓公不內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內之況大
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
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筭
經也匡謂一匡天下合謂九合諸侯由此觀之君人者
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
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惘誠王逸曰惘福志純
一也亦猶實也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
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師古曰勤
於鼎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者謂太公屠牛於朝
歌也百里自鬻甯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師古曰甯賣也呂
氏春秋曰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虞亡而虜縛甯以五羊
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應劭曰齊桓公夜出
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
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
曼何時旦桓公召與語悅之以為大夫及其遇明君遭
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蟋音悉

蟀朔律切

埃詳子切

唵音吟

艾亦作艾
並音詣

逢蒲光切

職

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
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烈列列風貌也龍興而致
雲蟋蟀埃秋唵王幼李曰俞賢人待明君而仕也詩傳
曰蟋蟀似蝗而小一名促織九月在堂故曰埃秋唵蟋
蟀出以陰三省曰蟀螭渠略也師古曰蟀螭甲蟲也好
叢衆而生也朝生而夕死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蟀蟀梁
宋之間曰渠略郭璞曰似蟋蟀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
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吸之陸機疏云蟀螭有角
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
王者居正陽之位賢才見之則利用也詩曰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
言美哉衆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故世平主聖俊艾
將自至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章明
也雖伯牙操鐘晉灼曰逃音遞送之遞二十四鐘各
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逃臣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
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
不聞其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
辭不同不得即讀為號當依晉音耳逢門子彎鳥號師
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也應劭曰楚有拓桑鳥栖其
漢宣皇帝神爵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漢宣皇帝神爵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三

顛亦作髯

張敞治京

北 虛 响 噓 並 音

僑松見漢

詔帝元平
元年
諉女惠切
記也見洪
武隊韻

漢宣皇帝神爵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三

上。枝下者地不得飛欲墮號呼。故曰鳥號。張揖曰。黃帝
 乘龍上天。小臣不得飛上。挽持龍額。額拔墮黃帝弓。臣下
 抱弓而號。故名弓鳥號。師古曰。應張二說。皆有據。猶未
 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
 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
 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
 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師古曰。胡曷皆何也。化溢四
 表。橫被無窮。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
 而聽。已聰。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休徵自至。王幼李
 曰。休徵。美行之驗也。書。洪範曰。休徵。肅時雨。若。又時陽
 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壽考無疆。何必偃仰
 屈伸。若彭祖。彭祖。姓。名。鏗。堯舜時人。至殷商之時。已
 七百餘歲。王以為大夫。稱疾不與政。响噓呼吸如僑松
 眇然絕俗。離世哉。三省曰。眇然。高遠之意。是時上頗好
 神仙。故褒對及之。京兆尹張敞。亦上疏諫曰。願明主時
 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
 幾可興也。上由是悉罷尚方待詔。三省曰。尚方。非作器
 物之尚方。尚主方藥也。司馬相如大人賦。詔岐伯使尚
 方。是也。發明。祠祀神仙。武帝之過舉也。孝宣中興。胡為
 踵而行之。然郊泰時。祠后土。猶有可諉者。至遣諫大夫

前四

用

和

夫

王吉上疏

而求金馬碧雞之神。則求非所求。失尤甚矣。故顯書以
 譏之。書法。書遣諫大夫何病帝也。雖病帝也。亦病褒也。
 帝遣之。則於褒乎何病。以方士言增置神祠。帝之惑也。
 而諫大夫何職焉。不能諫。則亦已矣。而又為之持節求
 之。以是為不職。故病之也。然則趙使蘭相如。非事則削
 其官。此則曷為以諫大夫書。書諫大夫。所以見遣者。行
 者之胥失也。自帝立此祠。至建始二年。而一罷。未諫大
 始三年。而復復。並成帝世。主之卓然。不惑者鮮矣。諫大
 夫王吉。謝病歸。上頗脩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
 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思之。可謂至
 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
 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
 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集覽。期會。猶
 言程限。簿書。即簿籍。文書。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宣德
 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
 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
 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
 擇所使。左右稱誦。所以正身。所使所宣。德此其本也。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故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

三省曰。躋之
 仁壽之域。以
 仁撫下。則群
 生安逸。而壽
 考餘謂此。以
 仁壽二字。並
 言仁者不鄙
 詐壽者不夭
 折也

漢宣皇帝神爵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四

夫王吉謝病歸。上頗脩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
 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思之。可謂至
 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
 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
 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集覽。期會。猶
 言程限。簿書。即簿籍。文書。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宣德
 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
 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
 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
 擇所使。左右稱誦。所以正身。所使所宣。德此其本也。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故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

政平聲亦

作驅

躋賤西切

壽是酉承

究二切

三省注娶天

子女則曰尚

公主國人娶

諸侯女則曰

承翁主尚承

也皆卑下之名

誅求也

驕驚之驚

去聲與傲

同

漢宣皇帝神爵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四

者而用之。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政一世之民。躋之仁

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史記。周紀。成康之際。俗有

士君子之行。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壽。何以不

若高宗。通鑑外紀。武丁。殷之賢王也。號為高宗。在位五

十有九年而崩。注。不具壽。年竊見世俗聘妻。送女無節

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

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

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

財誅利。不畏死亡。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

伊尹。今使俗吏得任子弟。保也。以父元保任為官也。

不能自拔於流俗。故云俗吏率多驕驚。不通古今。無益

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

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

工不造彫琢。商不通侈靡。非工商獨賢。政教使之然也。

上以其言為迂闊。吉遂謝病歸。發明謝病固。有之矣。然

以諫大夫而國。則人主諱言之意。為可知。前書遣諫

大夫求碧雞之神。已失其職。此書諫大夫謝病歸。則其

為中興之累多矣。書法以病免實也。謝病歸。一而已。宣帝之世

大夫謝病歸。病帝也。綱目書謝病歸。一而非所使。一謝病歸。當

書諫大夫三夏侯勝。王褒。王吉。一非所使。一謝病歸。當

時之設是官。先零羌楊玉叛。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

也。亦具文矣。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

將兵擊之。之。縱兵擊斬千餘級。於是羌侯楊玉等怨怒。

背畔。攻城邑。殺長吏。安國失亡車重兵器甚眾。集覽。重。

趙充國自

請擊先零

金城見漢

武帝元狩

二年

三省曰圖

上方畧圖

其地形并

為攻討方

畧俱奏上

也

星字見周

報王十年

皇中見漢

宣帝元康

四年

三省曰銜

三省曰銜

枚者欲其

漢宣皇帝神爵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五

當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四

時

無聲使虜不覺也

罕斤豪見漢宣帝元年

徵其疲劇乃擊之見漢武帝元

劇竭戟切

計度也

破羌見漢宣帝元康四年

鞞音軍圻

瘞音竹又音卓寒創

三省曰致

入不致於

引致而取

也為人所引

漢宣帝神爵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五

望。陜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守防度絕也。四望地各也。山峭而夾水曰陜，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斤豪靡當兒使弟雕庫為質，充國以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都尉欲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無罪，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能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斤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徵其疲劇，乃擊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三省曰：姓譜夏啓封支子於羊，羊辛相近，遂為辛武。漢初申蒲為趙魏名將，及徙家隴西，遂為隴西人。余按此，叙辛武賢之世，然既以羊為辛，而又以申牽合之，以其聲相近也。然周自有太史辛甲，奏言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擊。罕斤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非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故

故

臣愚策欲捐罕斤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斤之助，不先破罕斤，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彊弩將軍，武賢破羌將軍，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充國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為守，而發之先零欲叛，故與罕斤解仇，常欲先赴罕斤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適使先零得施德於數倍，臣恐國家憂慮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

漢宣皇帝神爵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六

趙充國請
騎兵屯田

漢宣皇帝神爵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零則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七月璽書報從充
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先零之俗。行國隨畜牧
移徙。故曰至其在所虜久也。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
欲度湟水道。阨隘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
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虜
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
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及芻牧田中。罕羌聞
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
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論種
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
但欲便文。自營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為營衛也。非為公
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
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
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
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使客諫曰。誠令兵出破軍
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卽則也。利病
猶言利害。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
御史長史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奸猾。治大獄。注。衣
以繡者。尊寵之也。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解舉蟹切

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
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
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請
中丞耿壽昌。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
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
二策。羌人致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東方朔傳。化
民對引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案今
易中無此語。顏師古曰。易象之別記也。王充論衡注。乃
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
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
用糧穀。芟藁調度。甚廣難久。不解繇役。不息恐生他變。
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後書。耿弇傳。淮陰審料
成勢。則知高祖之廟勝矣。注。謀兵於廟而勝敵也。公羊
傳。襄十九年。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引老子
云。將軍有廟勝之冊者。謂未行時先謀於廟。授之斧鉞。
令有勝功。授之斧鉞之後。明即自專之儀。裁其可否。故
是其宜也。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
擊之不便。計度臨羌地理志。金城有臨羌縣。東至浩亶
金城有浩亶縣。孟康曰。浩亶音合門。水出西塞外。東至

漢宣皇帝神爵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鮮音僂

鮮水見漢
武帝天漢
四年余吾
水執與熟同

留田便宜
十二事

離與僂同

河南大并
三省註皆
羌種在河
西之河南
也

漢宣皇帝神爵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允吾人遼水。顏師古曰。浩。音。浩。門。浩。水。名。壘。者。水。流。
 峽。山。間。兩。岸。深。若。門。焉。今。俗。呼。閤。門。河。蓋。疾。言。訛。轉。耳。
 質。實。浩。壘。本。河。名。在。臨。洮。府。金。縣。南。二。十。里。一。名。閤。門。
 河。源。出。馬。寒。山。峽。中。流。經。縣。東。入。黃。河。漢。義。渠。安。國。將。
 騎。備。差。築。城。于。此。因。名。浩。壘。城。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
 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
 山。伐。材。木。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冰。
 解。漕。下。集。覽。解。判。也。漕。下。以。水。運。材。木。而。下。也。繕。鄉。亭。
 浚。溝。渠。治。湟。陘。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
 人。二。十。晦。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者。班。與。之。也。
 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騎。各。千。就。草。各。發。一。千。
 騎。就。草。畜。牧。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
 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
 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
 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
 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
 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三。省。曰。此。兵。法。之。辭。言。
 先。自。先。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余。據。此。言。本。
 之。孫。子。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
 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

前四未

遯

遯

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
 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
 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
 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
 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
 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
 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集。
 覽。並。猶。言。俱。也。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
 土。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
 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
 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
 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
 離。遭。也。左。傳。襄。二。十。八。年。跋。涉。山。川。蒙。犯。霜。露。注。蒙。犯。
 嚴。霜。宿。露。之。氣。也。疥。墮。之。患。疥。墮。因。寒。疥。而。墮。落。其。指。
 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
 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又。亡。驚。動。
 河。南。大。并。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隍。陘。中。道。橋。令。可。至。
 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孔。子。
 家。語。王。言。解。明。王。之。道。其。中。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
 征。也。則。必。還。師。在。席。之。上。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

漢宣皇帝神爵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枕席上過
師三省注
橋成軍行
安易若於
也枕席上過

三省註累
對謂妻子
也還不可復
還言大兵
出塞而還
人有歸志

不可使復
畱屯以備
卷

斬蒲眠切
又音平

漢宣皇帝神爵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折衝千里之外誅其君而改其
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則民悅矣此之謂還師杜席之
上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畱屯田得十
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
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
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
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
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
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
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
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眾攻
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
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
河山而來為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
計所以度虜且必互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
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
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
但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
自損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貶重而
自損貶損威重也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

前四末可

不可復畱。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為
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
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媮苟且
也。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
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
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
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
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
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印出擊
印。名也。充國子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
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畱屯田。書法。書屯田。始此。終綱目
書屯田。十一是年。元帝初元。元年。順帝永建。六年。獻帝
建安。元年。十四年。後主建興。四年。十二年。延熙。四年。梁
辛酉年。陳庚辰年。唐高祖武德。六年。書營田。一唐憲宗
元和。七年。書罷屯田。二安帝永初。元年。曹魏甲申年。書
罷營田。一五代壬子年。鄭吉。田車師。不書屯。不與焉。
以張敞為京兆尹。初。敞為山陽太守。時膠東盜賊起。敞
斬捕國中。遂平。王太后數出游獵。敞諫曰。禮君母出門
則乘輜輶。下當則從。傳母。今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上

漢宣皇帝神爵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九

聞亦未宜也。太后乃不復出京兆。自趙廣漢誅後，更黃霸等數人不稱職，長安多盜。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乃以為京兆尹。敞求得偷盜酋長數人，召見責問，令致諸偷以自贖。一日得數百人，窮治行法。由是市無偷盜，敞賞法分明，而時越法有所縱舍。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朝廷，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會西羌兵起，敞以羌虜雖破，民無餘積，請令有罪者入穀邊郡贖罪，蕭望之等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義也。桀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利也。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令民以粟贖罪，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貧人父兄囚執，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以赴財利，以求救之。一人得生，十人以喪。政教一傾，恐不可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今有邊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贍其困乏，百姓莫以為非。故金布令甲（集覽）金布者，令之篇名。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事。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甲者，前帝第一令也。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天漢四年，嘗使死罪入錢減罪一等。

前四文

豪

等

豪彊請奪，至為盜賊，更不能禁。故曰不便。時亦以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

二年春二月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書法）於是

而書赦者三矣。書甘露始此。綱目夏五月趙充國振旅

而還秋羌斬楊玉以降置金城屬國以處之

五萬人除斬降溺饑死定計遺脫不過四千人（集覽）計

度其所遺得脫之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靡忘羌豪名。詭責也。自以為憂責。言此四千人必得歸漢請罷屯兵

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振整旅眾也。出曰治兵。甲者在後。尊者在後。入曰振旅。尊者在後。甲者在後。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釋云。治兵振旅皆云習

戰。周禮仲秋教治兵。仲春教振旅。出入幼賤雖殊。同是教戰之法。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

戰。殺生饗士卒。其禮一者。言將出不嫌不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於廢之。故以振訊士眾言之。所善浩星賜

迎說曰浩星複姓也。名賜。與充國相厚善。漢又有浩星公。治穀梁眾人皆以破羌破羌將軍辛武賢彊弩出擊

趙充國振旅旋師 酉辛

嫌亦作嫌
並胡兼切
不平於心
又疑也。憎
也。

卒亦作猝
忽也。

蓋音益見
入聲

執金吾見
漢武帝太
初元年
鄭昌泰山
剛人

疆弩將軍許延壽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
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謂朝見時宜歸功於二
將軍如此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
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言一時用兵之事當以實數奏
豈可以自矜伐為嫌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
以餘命言不惜餘殘之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
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
歸酒泉充國復為後將軍秋羌若零等共斬楊玉首帥
四千餘人降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發明前書罷兵
屯田此書振旅而還則見西羌之平非窮追極討之功
明矣充國之為將如此非老成厚重者能之乎書法書
軍還多矣未有書振旅而還者書振旅而還特筆也其
特筆何嘉全師也先零之叛罕羌助之武賢請先擊罕
羌充國則請降以威信先零既走充國徐行驅之降者
既多然後請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凡三上奏卒得所
請及是還師不亡一鏃而靡忘竟斬楊玉以降真所謂
萬全之師矣特書振旅而還所以秋九月司隸校尉蓋
深嘉充國也終綱目一書而已矣

寬饒自到北闕下
初寬饒為衛司馬改事衛司馬見衛
尉拜謁常為衛官繇使市買寬饒案

前四文

漢書

舊令揖集覽案據舊時律令止揖而不拜官屬不受私
使躬行士卒廬舍視其起居飲食病者拊循臨問甚有
恩及歲代數千人請復畱一年以報寬饒厚德上嘉之
擢司隸校尉寬饒剛直公清刺舉無所避刺訊也卒勳
也禮秋官司刺注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然深刻好
刺譏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三省曰武帝游
宴後庭用宦者為中書官宣帝因之遂塞恭顯之禍賢
曰中書內中之書也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
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刑餘刀鋸之餘也今以宦官居
周公召公之位故云記曲禮刑人不在君側以法律為
詩書又引易傳易周易也傳解說經義者孔穎達曰凡
書非正經者謂之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
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書執
金吾議以為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
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
臣姦邪為之不起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
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許廣漢史高皆
外戚之恩下無金張之託金日磾張安世皆託在近狎
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仇怨與黨也上書陳事有司劾以
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竟

蓋寬饒以
直言死寬
饒魏郡人

漢宣皇帝神爵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十一
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庶莫不憐之致
堂胡氏曰寬饒之死坐怨謗歟曰非也宣帝加之詞
也坐求禪歟曰非也史錄其疏云然而語未竟且人臣
非喪心失惑安敢請天下於人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怒
之深也曰上好用刑法而寬饒曰刑餘為周召以此兩言者蔽宣
帝之為人帝惡其當也義禮樂為治而用天下之賢人
改其過者矣帝誠以仁義禮樂為治而用天下之賢人
居廟堂斷國此言胡為至於此哉凡人臣之諷議於上
者言而不當尚不加罪況言之而當反殺之乎孝宣於
是乎失君道矣丘濬曰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
封事略曰方今聖道衰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
法律為詩書宣帝以為怨謗下吏寬饒自剄北闕下陳
確曰宣帝殺趙蓋韓楊皆過而寬饒尤為可惜寬饒直
箴宣帝用刑法任中書之失使用其言治效當何如也
嗚呼自古人臣為國除弊政銷隱禍而世主不以為功
而反以為罪者多矣豈但一寬饒而已哉此治日所以
常少而亂日多歟書法於是上下寬饒吏寬饒自剄其
下書下之吏何甚寬饒也曷為甚之寬饒謂刑餘為周
召可也而語及官天下則非所宜言矣若是而自殺焉

前四官罪

焉

胸鞮音劬

揮音纏

屠者音儲

日逐王降

幕府見秦
王政三年

罪不專在上也故趙韓楊皆書殺匈奴虛閭權渠單于
而寬饒書自剄綱目之權衡審矣匈奴虛閭權渠單于
死握衍胸鞮單于立日逐王先賢揮來降以鄭吉為西

域都護與右賢王屠者堂私通黜顯渠閼氏閼氏即

之號也名日逐王薄胥堂案匈奴傳其俗謂賢曰屠者

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者王單于死閼氏立右賢王為握

衍胸鞮單于握衍胸鞮單于之號即名屠者堂者虛閭

權渠子稽侯狁既不得立稽侯狁後為呼韓邪單于也

亡歸妻父烏禪幕烏禪幕西域小國日逐王日逐王即

如休屠王渾邪王之稱先賢揮素與握衍胸鞮有隙先

賢揮日逐王名即率其衆降漢使人至渠犁與鄭吉相
聞吉發諸國五萬人迎之將詣京師吉威震西域遂并
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於是中
西域而立幕府陳濟曰孟子中國而授孟子室朱子註
當國之中也又中天下而立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
百餘里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漢
之號令班初翁歸靡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狂王泥靡立願以漢外
西域矣

漢宣皇帝神爵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十一

三省曰元
貴靡楚主
解憂長男
也
蘇古倭字
諡法博聞多
能曰憲

戊壬

休告見漢昭帝始元四年
賜告見漢武帝建元六年
盧格大體辨或問丙吉
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
喘史臣以為知大體如
何曰天地之性人為貴
故聖人仁民而愛物伊
尹一夫不獲則曰時子
之辜孔子廐焚則曰傷
人乎不問馬豈非知大
體者乎或曰方春牛喘

是陰陽不和而調燮未
至吉之問豈為牛哉曰
君子修己以安百姓則
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民
不和闢死燮理先務也
而邈不介懷牛耕而喘
或勞而傷未必燮理所
致而引為己任輕重虛
實俱大之矣尚為知大
體哉此史臣善善而不
知其非不足訓也又見
五鳳四年溫公論

益吏俸
韓延壽治
潁川

漢宣皇帝神爵三年
孫元貴靡為嗣復尚主詔下其議蕭望之以為烏孫絕
域變故難保不可許天子重絕故業集覽重難也業事
也已然日業故業謂先嘗以公主嫁烏孫今難絕之許
之使常惠送公主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泥靡自立
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自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還
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無堅約令
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
四夷少主不止絲役將興天子從之

三年春二月丞相高平侯魏相卒
諡曰憲大事
記曰魏相所

存不得為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
行而假許史以為重此詭御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
其為相四方有異聞逆賊災變輒奏言之其諫伐匈奴
書有曰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凡二百二十人臣愚
以為此非小變也此他人不知為憂者而相獨憂之亦
槩乎有聞矣惜其進之不以正牽制徇從之意多而感
格正救之夏四月以丙吉為丞相吉上寬大好禮讓掾
風鮮耳後人因以為故事嘗出逢群闖死傷不問逢牛喘
務掩過揚善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
陋焉

使

喘

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間京兆所當
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集覽本傳
作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用因
也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為知大體

秋七月以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八月益小吏俸
詔曰

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集
覽言括克其民若漁獵然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
俸十五書法勸廉也帝於是可謂知本矣故書美之終
綱目書增俸四是年成帝綏和二年光武建武二十六

年丁亥年晉而益小吏者以韓延壽為左馮翊始延壽
二年是年成帝綏和二年

太守承趙廣漢之後俗多願讎延壽教以禮讓召故老
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
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集覽偶車馬者
喪祭所用之儀也下里偽物者下賤鄉里假偽之物也

賣此等者皆自以無用而棄之市道也案史記漢武帝
本紀以木耦馬代駒索隱曰耦一作偶音寓五廉曰寓
寄龍形於木姚察云寓假也以言假木龍馬一駒非寄
寓龍馬形於木也黃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所至

漢宣皇帝神爵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十三

三省曰置
正五長正
若今之鄉
正里正也
伍長同伍
之中置一
人為長也

高陵見周
九王四十

移病見漢
昭帝元鳳

傳知戀切
下傳相同

歛與翕同
亦作吸
殺音殊又
音橘又都
內切○羽音
宇○粟音懷
○給音太欺
也又見上聲

穎川見秦
王政十七

黃霸以政

秩中賞一

石見漢宣

帝地節三

年鶡音分又

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皆使太宰生。詳見禮記射義。陳鍾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總閱試習武備也。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期會。猶言程限。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期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或自刺死。為東郡太守。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三省曰。長吏。謂縣令丞也。續漢志。縣有嗇夫。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孝士為民法式者。皆徧表其民。以興善行。賢曰。三老。孝弟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時。孝弟立田。高氏置所。以使導鄉里。助成風化也。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以下。亦皆自

繫符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兄弟。深自悔。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弟。弟又讓兄。故云相移。郡中歛然歛。斂氣也。傳相。敕厲。恩信。周徧。二十四縣。馮翊。統高陵。櫟陽。翟道。池陽。夏陽。衙。栗。邑。谷。口。蓮。勺。鄜。頻。陽。臨。晉。重。泉。郃。陽。祿。祿。武。城。沈。陽。襄。德。徵。雲。陵。萬。年。長。陵。陽。陵。雲。陽。二。十。四。縣。莫。復。以。讎。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四年春二月。赦。亦以鳳皇甘露。夏四月。賜穎川

太守黃霸。爵關內侯。霸在郡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皇

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穎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

傅。立。濬。曰。鳳。凰。之。名。載。於。詩。書。論。語。禮。記。世。之。人。卒。莫。有。真。識。其。形。狀。何。如。者。自。宣。帝。即。位。至。此。凡。五。見。矣。於。

是乎。以之紀元焉。嗚呼。鳳兮。鳳兮。覽德輝而下之。何獨。宣帝世之。獨多哉。其所謂鳳者。豈真鳳乎。抑鶡鳴之類。

乎冬十月。鳳皇集杜陵。○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延年。陰鷙。

杜陵見漢
宣帝本始
三年

嚴延年以
殘酷誅

驚音至

行蝗之行
胡孟切

東海見秦
二世二年

蜡音乍

三省曰凡郡
縣皆有都亭
秦法十里一
亭郡縣治所

漢宣皇帝神爵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十四

酷烈(集覽)驚擊也。凡鳥之勇。獸之猛。皆曰驚。荀子曰。其使民也。酷烈。注。刑罰嚴酷也。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論。議法也。會。集諸囚於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言殺人如屠兒之殺獸也。伯。猶言長。延年素輕黃霸。見其以鳳皇被褒賞。心內不服。郡界有蝗。府丞義。豈鳳皇食邪。義恐見中傷。陰中害之也。乃上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得其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洛陽。三省曰。臘。夏曰嘉平。殺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或曰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也。祭。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高堂隆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祖。以其終。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申。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師古曰。建丑之月為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適見報囚大驚。(集覽)論囚曰。報。說文云。當罪人也。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

郡

則置都亭

三省注。掃
除墓地。言
待其喪至
也

子甲

邪音耶。又
時遮切

揭去聲。音

器音郁

鞅居言切

句古害切

帥入聲。所

變悉協切

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顧反。乘。因也。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大事記)曰。延年坐怨望。誹謗死。刑濫甚矣。然所謂是殺人。多矣。寧無及此乎。

漢五鳳元年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

匈奴掇衍胸鞞。單于暴虐。好殺伐。國中不附。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緡為呼韓邪單于。發兵西擊。掇衍胸鞞。掇衍胸鞞敗走。自殺。其民衆盡降。呼韓邪。掇衍胸鞞。弟右賢王。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者。單于。發兵襲呼韓邪。呼韓邪敗走。於是呼揭王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鞅王。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併力。尊輔車犁。烏藉皆敗走。之。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併力。尊輔車犁。烏藉皆敗走。車犁。又敗走之。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集覽)士句。春秋晉卿。范文子。士燮之子也。是為宣子。事在襄十九年。師古曰。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

漢宣皇帝五鳳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十五。

馮翊見漢武帝太初元年

稟刀稔切

三省曰使御

史案之望已

以延壽代已

為馮翊而有

能名出已之

上故忌官之

欲陷以罪法

爭奏酒炙奏

進也炙燔肉

也

怨亦作訴

麗附也詳

見苦經呂

刑篇

丑乙

裁與纜同

憚委粉切

郎見漢武

帝元朔三

漢宣皇帝五鳳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十五

子大其不伐喪以其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
 單于慕化鄉善請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
 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
 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
 之仁義。如遂蒙恩復其位必稱。冬十二月朔日食○殺
 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左馮翊韓延壽 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
 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
 案之。延壽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
 百餘萬（集覽）內史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廩主藏穀犧主
 養牲所以供祭祀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
 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
 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者得其試騎
 士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等數事延壽竟坐狡猾不道
 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使
 掾史分謝送者百姓莫不流涕致堂胡氏曰楊子雲以
 韓馮翊愬蕭望之為臣之自失而無一言及望之是見
 其一偏而已。延壽所以反案望之者先激之也。兩人相
 訐上不直延壽則有司承望風旨蕭得無事而韓獨蒙
 辜。正使延壽有麗於法者其為潁川黃霸因之而大治

治

其為東郡令行禁止而被擢其為馮翊恩信徧於二十
 四縣而民不忍欺兼是三者不足以贖取官銅鑄刀取
 官錢假徭之罪乎而加以棄市
 之刑孝宣於是乎失君道矣

漢二年秋八月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

丞相丙吉年老

上重之望之嘗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公為之不明今
 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其意輕吉會司直奏望之遇
 丞相禮節倨慢又使吏私買賣有所附益（集覽）漢書音
 義曰謂背正法而厚於私家也請逮捕繫治詔左遷為
 太子太傅（書法）左遷之辭三左遷某為某官無罪之辭
 也某人以罪左遷有罪之辭也某人左遷薄乎云爾之
 辭也

匈奴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者單于呼屠吾斯自立為

郅支單于 呼韓邪襲屠者屯兵屠者自將擊之兵敗自
 殺車犁亦東降呼韓邪呼屠吾斯復都單于庭

然眾裁數萬其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
 免光祿勳平通侯楊

憚為庶人 憚廉潔無私為中郎將故事令郎出錢乃得
 出沐名曰山郎憚罷之（集覽）山郎官名此云

漢宣皇帝五鳳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十六

奸通作干
犯也又姓
犯非禮也
又求也

考異據昭帝
元平元年書
減口賦錢此

條口字下漏
賦字
北地見秦
王政三年

糴音笛
糴他弔切

漢宣皇帝五鳳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十七

軼器滿也正誤軼過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
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史守
郡事皆以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
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召上計吏使侍
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時史高以外屬貴重霸為高
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夫宣明教
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色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
官朕之任焉高惟惓近臣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
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
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戴溪曰漢宣帝總核名實惡臣
下欺已而夷攻其行事有名亡實尤甚卒不免為臣下
所欺何哉夫人主嗜好不可偏也發於心術甚微而趨
和意旨以相彌縫者多矣宣帝酷好祥瑞幾成僻矣少
府宋疇坐議鳳凰不下京師左遷他日鳳凰往往皆集
京師矣神爵鳳凰芝草甘露紛紜何多也意者天不愛
道地不愛寶乎今宣帝之時逆賊風雨災變擾擾不已
符瑞何從來哉吾觀黃霸鸚雀事知神爵五鳳黃龍間
曰祥瑞云者大抵皆鸚雀類也三月減天下口錢書法自高帝始立
抵皆鸚雀類也

前四
流
十

三

十一年至昭帝減口賦錢什三元平元年置西河北地

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四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稱臣遣弟入侍減戍

卒什二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自元康

年豐稔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
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
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
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買而糴以利農穀
貴時減買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
侯書法志恤民也書常平倉始此終綱目書置常平三
是年齊丙子年魏隋仁壽四年書修一唐玄宗開元二
年書罷二元帝初元五年唐代宗大曆五年罷歸宰相
書義倉者一夏四月朔日食○殺故平通侯楊惲惲既
陳乙巳年隋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人孫會宗與惲書為言
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

漢宣皇帝五鳳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十八

通 庵與暗闇

魚步交切拊
缶見周赧王
三十六年○
醜音彼○南
山種豆○褒
亦作稟袖並
似救切又見
爰救切並見
洪宥韻○褒
又見洪爰韻

楊惲以怨
望誅
丙吉為相
又見神爵
三年知大
體不厭之厭
於贍切滿
也

漢宣皇帝五鳳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十八

客有稱譽惲宰相子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以暗昧語
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書曰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
矣當為農夫以沒世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集覽伏臘
曆忌釋云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
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
代金金生水立秋金代火而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蓋
庚屬金也陰陽書言從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
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故曰三伏顏師古曰伏者
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因名伏日
索隱曰周時無伏秦德公始作伏祠臘漢以大寒後戌
日為臘記月令孟冬臘先祖羅璧識遺曰鄭玄注臘即
周禮所謂蜡祭也余讀玉燭寶典云臘祭先祖蜡祭百
神則蜡與臘異蜡祭因饗農以終歲勤動而息之臘獵
也獵取禽獸祭先祖重本始也二祭寓意不同所以臘
于廟蜡于郊烹羊魚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杜甫詩酒
酣耳熱忘頭白要皆本惲之語仰天拊缶而呼烏烏
鳥擊瓮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
是闕中舊有此曲其詩曰田彼南山山高而在陽人君
之象蕪穢不治喻朝廷荒亂也種一頃豆喻百官也豆
者真實之物當在倉困落而為萁萁豆莖零落在野喻

俞

已見放棄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
喜奮袂低仰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又
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
益縣官不足為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司隸校尉
蓋寬饒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或上書告惲驕
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當惲大逆無
道要斬妻子徙酒泉諸在位與惲厚善者皆免官司馬
公曰以孝宣之死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
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眾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
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三省曰周官小司寇之職
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
鄭玄注曰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鄭眾曰若今
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寬饒惲之
剛直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致乎揚子以韓
馮翊之愬蕭集覽愬告也馮翊太守韓延壽案校蕭望
之在馮翊時放散廩犧官錢事在元年為臣之自失夫
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
蒙其辜不亦甚哉致堂胡氏曰楊惲之死以兩言曰南
山蕪穢縣官不足為盡力如此而已一人君行事不當於
人心天下得以議之豈有戮一夫鉗一象而能阻弭者

漢宣皇帝五鳳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十九

廷尉負責之尤

漢宣皇帝五年... 以兩言狂易而殺廉潔剛直之士... 趙蓋韓楊之死... 廷尉負責之尤... 逐都單于庭... 匈奴郅支單于攻呼韓邪單于走... 則事漢之効矣... 書徒居堅昆書所以勸即華也

戊

世

冀州尤秦 二世二年 信都 張敞五日 京兆

漢 甘露元年 三省曰以甘露降紀元... 說文露潤澤也... 五

之液 春免京兆尹張敞官復以為冀州刺史... 楊惲之誅

惲之黨友不宜處位... 惜敞材獨寢其奏不下敞使掾

兆耳三省曰舜以敞被奏當免在位不久也... 安能復案

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繫獄晝夜驗治竟致其死... 主

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 主

汝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 并

編敞敬師古曰編聯也聯之於章前也自言使者奏敞

賊殺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即先下前奏免為庶人... 敞

數起集覽抱擊鼓杖也擊鼓所以警眾數頻也數起者... 者

言偷盜之多也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即家... 捕

公車見漢 文帝三年

漢宣皇帝甘露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二十

淮陽見周
七年陳州

漢家自有
制度

三省曰作色
作動也意怒
故動色

眩熒絹切
亂視也

而隨使者也。上引見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書法復以爲之例。有改過之辭。有貳過之辭。有不能令冀州刺史改過之辭也。詳文帝十四年。以韋玄成爲淮陽中尉。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三省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翫聖哲之辭。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眩亂視也。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上次子淮陽憲王欽。好法律。聰達有材。王母張婕妤尤幸。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憲王。數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欲立之。然因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許氏。集覽。少微時娶許廣漢女。因倚廣漢兄弟。及卽位而許后以殺死。故弗忍也。父之上拜韋玄成爲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司馬公曰。王霸無異道。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功業有巨細耳。非

前四

廿

非

良

砥硠讀與
武夫同

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爲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論語。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謝顯道爲之說曰。志於義則大。是以謂之君子。志於利則小。是以謂之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爲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孝宣爲太子。儒而不立。闔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胡氏曰。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脩身。以齊其家。若夫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是而推之耳。內外本末。精粗先後。非有殊致也。若夫五霸。則異是矣。其果有格物致知之學乎。其意果誠心果正身。果脩而家果齊乎。其所以行之者。果與唐虞夏后商周之教化類乎。以是考之。王道霸術。正猶美玉。砥硠之不。可同年而語也。砥硠謂石之次玉者。司馬氏譏宣帝言。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是矣。而謂王霸無異道。不亦誤乎。戴溪曰。致治成法。百王所同。參周秦之法。而並用之。此漢宣帝所謂家法也。且彼天下焉。有改也。而曰。此天下法。周家忠厚。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改也。而曰。自成周之家法也。可乎。秦人反上古之道。行一切之政。自

不能保其家。安有其法。漢至宣帝且六世矣。漢豈有法
 可守哉。因時制宜。隨其君之資。而雜出於德教功利之
 間。一得一失。迭為治亂而已。豈復真以雜霸為法也。宣
 帝習見文景之寬厚。孝武之材略。以為漢之家法。純駁
 若此。此霸王之道也。欲使其子孫憑籍而世守之。亦過
 矣。漢之法。非壞於元帝也。宣帝之法。不可繼也。天有五
 材。而盡用之。其弊也。不可復振。總核操切之餘。勢已極
 矣。惡保其往乎。漢宣帝。唐宣宗。皆以彊明聰察為治。其
 盛也。皆足以中興。及其既弊。亦終焉而已矣。故唐之群
 盜。皆生於大中之朝。而王氏代漢之兆。亦萌於呼韓來
 朝之歲。此豈所謂天道者耶。張南軒曰。自高祖取天下。
 固以天下為己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故其即
 位之後。反者數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趨也。至
 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
 共天下之心矣。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
 要亦未免有假之意。其誠不孚也。則其雜霸固有自來。
 夫王道如精金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霸而已矣。
 惟文帝天資為近之。然其薰習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
 攷其施設動靜。皆有術。但其資美而術高耳。深攷自可
 見。至於宣帝則又霸之下者。威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

自

三省曰黃
龍見新豐

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磨矣。日宣帝
 豈真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為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
 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者。其何德
 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
 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未嘗真知王道。顧匈奴兩單
 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也。

于皆遣子入侍
 匈奴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
 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鬥為國。故有威
 名於百蠻。且戰死壯士所有。今兄弟爭國。不在弟則在
 兄。柰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早辱先單于。為諸侯所
 笑。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匈奴日削。雖
 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
 計何以過此。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入侍。郵
 支亦遣夏四月黃龍見。○太上皇太宗廟火。帝素服
 子入侍。

五日烏孫國亂遣使分立兩昆彌
 烏孫狂王暴惡。失
 婦子烏就屠。襲殺狂王自立。漢欲討之。烏就屠恐。願得
 小號。以自處。帝遣謁者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

證法勝敵克
亂曰壯

將鑑詩曰先
零最爾廷夫
騎趙老經營
智獨超漢歷
中興星有象
兵持常勝夜
鳴刁運籌錫
命繁多次決
議屯田十二
條卒致金城
降屬國令人
千古憶風標

羈縻見漢
武帝天漢
三年

單于款塞

要荒之要
一遙切

午庚

漢宣皇帝甘露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廿二
小昆彌皆賜印綬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眾心皆附於小昆彌為漢以兩昆彌憂勞張本

漢二年春正月赦減民筭三十（書法自漢初始為筭賦人百二十其

後又有口錢口錢嘗再減矣昭帝元平元年五鳳三年而筭賦仍舊帝於是減其四分之一至成帝而又減筭四十民力益寬

珠厓郡反夏四月遣兵擊之○營平侯

趙充國卒先是充國以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等

策焉卒諡曰壯營平侯食邑於濟南丘濬曰承平用兵與創業之初亂離之時不同充國言帝王之師當出萬全此萬世之名言也先儒謂匈奴款塞請朝匈奴呼韓

充國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匈奴款塞請朝邪單于款

五原塞（集覽）款叩也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寬也請除去守塞之人自保其不為寇害也願奉國珍奉獻

也國珍共國中所產珍寶朝三年正月會明年正月朝賀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

不

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三省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為德無所

不通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窠鼠伏闕於朝享朝朝見也享供時享也享獻也古者諸侯見於天子必以所貢助祭於廟孝經

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不為畔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弘覆其以容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

天下也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故天王有入無出大夫出

不言奔欲一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

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

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集覽）禹貢蔡氏傳曰要荒皆夷狄地要服去王畿已遠謂之要者取要約之要特羈縻之而已荒服去王畿益遠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若

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漢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南

上曰衣服。下曰裳裙。

裳音常。

鑿通作綵。鑿音淫。又徐心徒舍。二切。道讀曰導。引也。

備音備。乾。飯也。

漢宣皇帝甘露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卅三。塞下。帶衣裳。金璽。盤綬。玉具劍。佩。弓矢。棨戟。三省。曰。衣。

裳。金璽。衣者。隱也。裳者。障也。所以隱形。自障蔽也。集覽。綬。草名。以染綬。亦諧侯王之制。晉官品令曰。三公。綬。綬。五具。劍。佩。王制。作五具。鐔。衛。佩。刀。解。云。標。首。鐔。衛。盡。用。五。為。之。鐔。劍。口。旁。橫。出。者。也。衛。劍。鼻。也。佩。刀。所。佩。之。

刀也。蔡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以赤黑繪為衣。安車。今注。蔡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以赤黑繪為衣。安車。

鞍馬。金錢。衣被。錦繡。穀。帛。絮。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還登長平阪。馬智舒曰。長平阪。在西安府涇。

陽縣西南五十里。漢武上甘泉經此。有蟲盤而覆地。色如生肝。頭目口鼻皆具。問於東方朔。對曰。此必秦故獄。

處。始皇拘殺無辜。憤氣所生。按地圖果然。問何以去之。曰。積憂者。得酒而忘。以酒灑之。遂消。詔單于毋謁其群。

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集覽。夾道之兩旁。陳列。上登渭橋。咸迎於渭橋下。夾道。

邱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之。二月。遣歸國。發邊郡士馬。送出塞。又轉邊穀米。備前後三萬四千斛。給之。單于請。

居光祿塞下。馮智舒曰。光祿塞。即五原城也。在延安府神木縣。漢書。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築城列障。

障

至盧朐山。即舊銀城廢縣北。光祿塞是也。有急保受降。城受降城。乃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在大同府城西。西

五百里。廢東勝州。東北八里。本漢雲中郡地。寰宇記云。此城東南至荊州。西北四百里。西至中受降城。三百里。中受

降城。在大同府城西。西北五百里。本漢九原縣地。唐貞觀初。立雲中都督府。後置橫塞軍。遼置雲內州。舊領雲川。

柔眼二縣。元省入州。西受降城。在大同府城西。西北四百

三十里。古豐州。西北八十里。自是烏孫以西。至安息諸

國。近匈奴者。咸尊漢矣。班固匈奴傳。贊曰。書戒蠻夷。猾

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

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

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劉敬。呂后時。樊噲。李布。孝文時。

賈誼。晁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摠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要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武而臣畜之矣。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言也。昔劉敬約和親。賂遺匈奴。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而單于反加驕倨。至于孝文。與通關市。

安息見漢。武帝元鼎二年。

漢宣皇帝甘露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卅四。

以沒之沒
溺也

幾胡之幾
音冀

務亦作黎

聖王制御
蠻夷之常
道

畫去聲胡
卦切俗作

圖功臣於
麒麟閣

召虎之召
亦作邵

中興輔佐
孰優

漢宣皇帝甘露三年
 妻以漢女。增厚其賂。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
 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
 良家財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
 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
 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
 舊文。頗增其約。與之厚幣。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
 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
 物故。亦略相當。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
 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
 不合當時之言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
 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
 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
 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
 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厄。權時施宜
 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
 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驚。務
 庶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
 于由是歸怨。自絕邊境之禍。構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
 世之固。而媿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
 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詳矣。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

子與

不

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
 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
 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
 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
 讓而羈縻。不絕。是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書法。匈奴自
 秦始皇三十二年。始見於綱目。漢文帝三年。始書單于。
 至宣帝五年。始書稱臣。今年始書來朝。於是百六
 十五年矣。信哉。無百年之運也。自是終西漢之世。書單
 于來朝。四十年。黃龍元年。元
 帝竟寧元年。哀帝元壽二年。元
 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三省曰。麒麟閣。在
 未央宮中。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像於閣。遂以

為名。漢宮閣疏云。蕭何造。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
 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
 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
 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
 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叔。虎。甫。三人皆周宣王之
 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

而霍光等並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養心吳氏曰。慶
 元。閒中興輔佐孰優。論云。定策如博陸。濟治如丙魏。靖
 漢宣皇帝甘露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廿五

之后之后
与後同

漢宣皇帝甘露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廿五
邊如充國寘之前列夫誰曰不然安世以謹厚聞延年
以安和著蕭望之梁丘賀以文學顯其他如韓如劉亦
不過一藝一能之士未見有卓然之功也而蘇武大節
凜然乃寘之於群臣之后武之守節如彼其堅也起敬
於夷狄如彼其久也序列如彼其卑也帝豈無見於此
哉蓋麒麟之圖繪正遠人觀聽之所係彼其平日之所
畏慕者知有武而已一旦顧瞻傑閣歷數元勳而疇昔
敬畏之人乃眇然特居群臣之后必相顧駭愕私相告
語以中郎之大節如此且居群臣之下則凡偃然其右
者其功德顧可量歟將益信中國人才之盛而隱然有
虎豹在山之勢矣夫如是寧不足以示中國之盛而杜
外夷窺伺之心耶書法何以書錄功臣也終綱目書畫
功臣三是年明帝永平三年唐太宗貞觀十七年鴻都
文學靈帝光和六年十八學士唐高祖武德四年則不
復書鳳皇集新蔡胡氏曰宣帝之時天地變異刑殺過
之矣二百餘人不得稱爲太平決矣鳳皇何爲歟來豈宣
帝自喜其政臣下有窺見其微意者故爭言祥瑞以侈
耀之而帝亦以此自欺也與以張敞所論鶡雀觀之亦
可見矣馮智舒曰新蔡古呂國之邑名春秋時蔡平侯

徙

侯

講五經同
異

尚書之尚
時亮切上
古之書謂
之尚書

博士見秦
始皇二十
八年

徙都此故曰新蔡漢置新蔡縣屬汝南郡晉屬汝陰郡
劉宋屬新蔡郡南齊置北新蔡郡東魏置蔡州北齊爲
廣寧郡隋初爲舒州及廣寧縣尋改汝北縣大業初州
廢縣復舊名唐屬蔡州宋因之金屬息州元省入息州
是凡六書矣考之漢史則不止是而又播之詔令不一
而足然綱目皆削而不錄至於地震山崩祖廟壞宗廟
火日食星孛雨雹殺人之異則備書于冊所以抑祥瑞
戒恐懼之意嚴矣居人上者不可不知書法於是凡六
書矣綱目書鳳皇七而昭帝一書宣帝六書自是終綱
目無聞焉帝之丞相霸卒以于定國爲丞相○詔諸儒
世果盛矣哉

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詔諸儒論五經異同蕭望之等
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

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集覽石渠閣蕭何所造三輔
黃圖曰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祕書其下確石爲渠以導

水若今之御溝因以名閣論五經異同施讎論易周堪
孔霸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公羊則嚴彭祖穀梁
則尹更始異同者謂與經旨合否也平奏陳濟曰平猶
評也博雅訂評也或云平其不平曰平上親稱制臨決

平去聲音
病詳見洪
武敬韻

王賀見漢
武帝天漢
二年
考證當去
皇字
館通作觀
並去聲
世適之適
亦作嫡

揭立列切
申壬未辛

丁令兒漢
武帝天漢
元年丁靈
點音轄

七制解稱制即制曰是已自臨視其論議而斷決可否
梁丘易梁丘複姓各賀字長翁琅邪諸人從京房受易
帝聞京房易明求其門人而得賀左傳齊有梁丘據夏
侯尚書夏侯複姓大夏侯各勝字長公東平人其先夏
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
小夏侯各建字長卿勝之從父子也勝以書授建建又
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夏侯之學穀梁春秋穀梁
複姓名淑一名赤字元始魯人何休曰孔子至聖却觀
無窮知秦將必燔書故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
穀梁穀梁為經作傳以授孫卿卿授申公申公授江翁
其後榮廣大善穀梁以傳蔡千秋宣帝好穀梁乃擢千
秋為郎書法書嘉統一也書講五經始此終綱目書講
五經二章
帝建初四年
皇孫驚生
家人子(集覽)外戚傳曰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降
不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得元成王政君
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
於甲館畫堂甲觀觀名畫堂堂名顏師古曰甲者甲乙
丙丁之次畫堂宮殿中彩畫之堂為世適皇孫帝愛之
自名曰驚字太孫常置左右三省曰嫡正出也曰世適

者

者謂正統繼世之重也政君之入太子宮亦姬侍耳以
子貴遂為正妃為王氏竊漢張本(書法)皇孫生不書書
驚生何驚王政君所生也王氏之篡漢之中否自
驚生始矣故謹書之終綱目書皇孫生一而已
烏孫

公主來歸
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三省)曰土思者懷故
鄉也願歸葬漢地天子聞而迎之待之如公
主之制後二歲卒(書法)綱目公主和親書歸三是

四年冬匈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
漢待呼韓邪
使有加焉

黃龍元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
鄧支徙居堅昆

鄧支聞漢助呼韓邪自度力不能定匈奴欲與烏孫并
力烏孫殺其使遣騎迎之鄧支覺其謀擊破烏孫烏揭

丁令堅昆而并之雷都堅昆去單于庭七千里(集覽)烏
揭西域國名(堅昆)西域國在伊吾西焉耆北人皆赤髮

綠睛唐初號結骨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宮
唐末改號黠戛斯

集覽天官書注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天子奉御宮也
閣道六星在王良北飛閣之道天子欲遊別宮之道占

漢書 點切

漢宣皇帝黃龍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廿七

一星不見則輦路不通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

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為光祿大夫受遺

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月帝崩班固曰孝宣之治信

覽七制解相參錯為綜不虛拘為核政事文學法理之

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閒鮮能及之

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

固存三省曰推亡者若紂為無道天下苦之有滅亡之

形周武遂推而弊之固存譬如鄰國以道蒞民上下一

心勢必能存因就而堅固之今匈奴內自紛爭宣帝能

朝呼韓邪而固存之走郵支使遠遁是謂推亡也師古

曰尚書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言有亡道者

則推而滅之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

盛故此贊引之信威北夷集覽謂恩信及威聲並著於

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

興侔德殷宗周宣矣殷高宗周宣王皆中興之主今宣

帝之德可與侔齊也唐仲友曰民安其業已上是帝治

術所致遭匈奴以下是遭時亦緣應之得策觀班固論

尚丁之丁
富也尚當
成政治也

論

孝宣皆是只侔德商周過許之矣蓋較功比迹頗有相

類然亦有難易之差初無所謂德者也作史者安可溢

美而過其實是宜後世之不信而反啓其疑觀者察諸

敘傳曰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柔遠

能邇輝耀威靈龍荒朔幕莫不來庭不顯祖烈尚丁有

成公孫弘贊曰孝宣承統纂脩鴻業講論六藝招選茂

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章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

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

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

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

迹見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東萊呂氏曰申韓之害

李斯用之以亡其身生乎秦之後可以戒矣而漢晁錯

復明申韓佐景帝更律令削七國天下亦幾於亡生乎

晁錯之後者可以重戒矣宣帝復好觀申子君臣之篇

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甘躒晁錯之覆轍而不顧

焉彼申韓之說其入人深雖明君賢臣皆陷溺而不能

出何也其令行禁止奔走天下誠足以稱快一時也樂

其一時之快而不暇顧其他日之害此其說所以盛行

於世歟觀宣帝之為君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其所以功

漢宣皇帝黃龍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廿八

瘦音禹。饑寒死曰瘦。詳見洪武語韻。

光祖宗業垂後嗣者蓋勵精之效初非申韓之功也。至於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宦者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而啓哀帝之誅大臣開三大釁終以亡國。此豈非擇術不審之流弊乎。故論其功則爲中興之君論其罪則亦爲基禍之主。其功罪相半蓋失於欲速而用申韓也。昔者聖人亦知遲之不如速。鈍之不如利矣。然其爲治乃曰王者必世而後仁。曰父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日計不足月計有餘。真遲鈍迂闊。每不若申韓之速。獨何歟。殊不知聖人慮事至精也。其舉事厭遲而惡鈍亦與人同也。推其原始要終探端窮本。知吾道雖有歲月之遲而終成百年之害。故去彼取此也。由是論之則莫速於聖人。莫遲於申韓。莫利於聖人。莫鈍於申韓。其理甚明。宣帝不知此理。反非太子用儒之諫。豈天未欲斯民見自是歷東漢之世無書者。至昭烈之末而後書。賀善贊曰。宣帝號尚嚴而篇中書寬恤之政四。詔有大父母父母喪勿繇詔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令郡國歲上繫囚掠笞瘐死者以課殿最。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勿坐。謂非惻隱之發乎。惜夫信鳳皇感碧

雞

畧

考異按元平元年已書宣帝尊上官后曰太皇太后此年再書疑美

癸酉

考異按唐高宗永徽五年立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以著高宗廢聚之醜而唐詔謂事同政君據甘露三年書皇孫鷲生分注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官至是生咸帝則此上當先書以宣帝宮人王氏爲

雞而趙蓋韓楊之死不免書殺。太子爽卽位尊皇太后此綱目所以責賢者之備也。

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書法）太皇太后何昭后上（書法）太皇太后何昭后上

上官氏崩宣帝卽位嘗尊爲太皇太后矣元帝視之則曾祖母也於是復稱皇太后而書尊曰太皇太后者豈

太皇太后之上無以稱之故云爾歟

孝元皇帝初元（行義悅）元年春正月葬杜陵○赦○

三月立婕妤王氏爲皇后○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賦

貸種食（三省曰）振業太常掌諸陵邑故亦有公田苑師古曰振業振起之令有作業賦貸種食賦給與

之也貸假也種食或爲種子或爲食用（書法）書嘉恤民也終綱目書以苑賦民三是年章帝建初元年晉穆帝

永和元年燕以園夏六月大疫詔損膳減樂府員省苑假民一初元二年

馬以振困乏（書法）書救災也書大疫始此綱目書疫十有五而書大者十一秦戊午年宣帝元康

食去聲相吏切

貢禹勸節儉

娶去聲與娶同

元年並疫。是年。桓帝延熹四年。靈帝建寧四年。熹平二年。光和二年。五年。中平二年。後主建興十二年。晉甲午年。乙未年。並大疫。惠帝元康六年。七年。並疫。懷帝永嘉六年。大疫。書救災之政。二宣帝元康二年。是年而已。

秋九月關東大水饑。溫公書人相食。轉以貢禹為諫大夫。罷宮館希幸者。減穀食馬肉食獸。皆明經潔行。遣使

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上數虛已。三省曰。易咸卦。君子以虛受人。師古曰。虛已。謂聽受其言也。問

以政事。禹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它賦役。故家

給人足。高祖文景。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故時齊

三服官。集覽。齊國舊有三服官。春獻冠。幘。縱為首服。統

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輸物不過十笥。今工作數千。歲

費鉅萬。萬萬為鉅萬。廐馬食粟將萬匹。武帝多取好女

至數千人。填後宮。及棄天下。多藏金錢財物。又以後宮

女置於園陵。使夫下承化。取女過度。內多怨女。外多曠

夫。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惟陛

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

娛樂而已也。天子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

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集覽。水衡都尉主

都水。及上林苑。衡平也。主平其稅入。食貨志。初大司農

管鹽鐵。官而多。故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

林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苑。司馬公曰。忠臣之事君

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

不勸。而遂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

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

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

大矣。通鑑筆義曰。嗟夫。漢元帝。唐文宗。寬厚恭儉。有人

君之德。而受制閹宦。百度廢弛。賢不肖雜亂。賞罰倒置。

終身泯然。至於不振。可哀也已。故余嘗謂漢之業。所以

遂衰。而不振者。元帝柔弱之過。漢之祚。所以既亡。而復

興者。元帝恭儉之功。發明元帝。繼統之初。它務未遑。首

以公田。振業貧民。賦貸種食。未幾。又復振困乏。罷宮館。

減獸馬。凡見於綱目。所書者。班班可紀。雖文景初政。未

有是也。然治道不進。反為基禍之主。何哉。優柔不斷。戚

宦用權。大本既已不立。縱有一二小善。無益於置戊己

事。書之。不沒其實。所以示人君不可不知。所本置戊己

校尉。屯田車師。故地。集覽。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

位。惟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

勿

漢書

無常居。故取戊巳為名。有戊校尉。有巳校尉。一說戊巳居中鎮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

蕭望之請罷中書官

戊甲

不見漢昭帝元年

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免為庶人。史高以外屬頗尚書副望之。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言治亂。陳王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諫大夫更生。劉更生。即劉向宗正。令德之子。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三省曰。中。人。宦官也。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也。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與高為表裏。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

前四意 議

視与示同

金馬門見漢武帝元光五年

恭顯陷蕭望之

作

議又不定。出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以備諫官。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高為奸利。及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以奏。章出示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事曰。皆堪更生教。我待詔。華龍行。汗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欲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上之。事下。引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出視事。恭顯使高言。上新即位。未救望之罪。收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發明元帝至是。已不可與有為矣。望之。堪皆以師傅舊人。受遺輔政。未及二載。乃與更生俱。以無罪被繫。至於不省。召致廷尉。尉為下獄。暨詰問得知。又復不能正其欺罔之罪。乃反黜免。堪等。其昏庸若此。尚不可與之有為哉。考之前史。及參以分注。止謂堪更生繫獄。而不及望之。今綱目所書。漢孝元皇帝初元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卅一。

龍西見秦
王政三年

音斛
音右又

漢孝元皇帝初元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卅一

則併以望之為下獄何哉。觀恭顯召致廷尉之奏。望之固已俱在其中。至史高宣言。亦有先驗。師傳下獄之語。既曰師傳。則不但堪更生明矣。或者又謂望之。它日特以不肯就獄。之故而死。是前此未嘗遠繫也。殊不知恭顯初奏。既已併及。固無獨免之理。特始焉。謁者召致。切意望之。是時猶可隱忍。至後來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故決意自裁。爾泥恭顯併奏。元帝既可其請。正使果不下獄。是亦下獄之人也。綱目所書。夫豈過哉。故特詳之。隴西地震。敗城郭。屋人罷黃門狗馬。以禁園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士。夏四月。立子驚為皇太子。鄭明

薦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傳之器。三省曰。敞無威儀。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所謂材輕也。上欲以為左馮翊。會敞病卒。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日發明望之前黜固當引身而退。高蹈丘園。為明哲保身之計。可也。賜爵而朝朔望。果何為哉。去就不明。以及其身。綱目雖無

無

賤詞而義則在其中。其有愧二疏多矣。又果關東饑。溫見幾之君子乎。是以他日自殺。盡削其官也。關東饑。公書齊地。秋七月。地震。復震。書法復者何。異之也。先是書地人為異也。故特書復。自是不可勝書。雖一歲再震。不以復書矣。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歲再震者十三。是年。安帝

末初四年。元初三年。六年。延光元年。順帝永和二年。三年。桓帝元嘉二年。靈帝光和元年。獻帝初平四年。興平元年。而一月再震者二。桓帝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獄。免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以為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

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奸詐。辭服。遂速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及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誅辱。建白望之前幸。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

考異據上分
注中書令弘
恭僕射石顯
自宣帝時久
典樞機。竊考
前漢刑臣與
政。恭顯為罪
之魁。此書石
顯為中書令
而前不書弘
恭為中書令
亦是闕漏
三省曰終

漢孝元皇帝初元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卅二

必不坐言
侍舊恩自
謂終無罪
坐懷此心
語言薄罪
既以語言
為薄罪則
不當於此
孝元破於
不能破於
顯之破於
謂不之明
底邪之底
音紙以底
磨物也又
儒行砥又
廉隅又砥
也致礪

漢孝元皇帝初元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廿二
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快
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
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
奏願等令謁者詔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
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
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
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
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
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
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其冢終帝之世是歲恭死遂以
顯為中書令司馬公曰甚矣孝元之易欺而難寤也夫
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
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
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
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致堂胡氏曰詩
曰貽厥孫謀言祖考當有令猷以傳後也大雅云無念
爾祖言子孫當有視儆以繼先也武帝益加信任於是
之事燕私後庭置中書宦官至于宣帝益加信任於是
恭顯根據牢不可拔既明習文法又典樞機即是與

繆靡幼切
戾也又音切
木惡謚又音
居尤盧皎
四切並詳
見洪武宥
屋篠九四
韻

漢三年春罷珠厓郡

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國人多侵陵之其民

聞大政之臣而執進退人材之柄賢能共朝終必疎斥
馴致禍亂其勢然矣使有剛明英果之君猶未必能斷
然去之況如元帝闇愚懦弱若夫以宦者而令中書則
其禍博矣揭而書之所以著漢業衰微之本書法自殺
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也無故者必有其故於是
有任其咎者矣然則望之何以不書爵病漢也曷為病
之望之額命大臣既免為庶人以賜爵固不足書也弘
恭為中書令則不書書石顯何病漢也曷為病之望之
自殺帝涕泣不食矣不惟不能罪顯又以為中書令是
誠何心哉綱目聯書之所以深病帝也

珠厓郡見
漢武帝元
鼎四年元
賈捐之請
粟珠厓捐
之洛陽人

亦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
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羣臣欲大發
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
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
南暨聲教(集覽)書禹貢孔氏傳曰此言五服之外皆與
王者聲教而朝見也朔北方也蔡氏傳曰漸漬被覆既
漢孝元皇帝初元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卅三

誦之曾孫
東漸之漸
音尖

與去聲與
預同

氏見漢昭
帝元鳳元

年
氏音低

差見漢宣
帝元康四

年
朔方見漢

武帝元朔
二年

重九譯見
漢武帝元

狩元年
駱越見漢

文帝元年
駱役

音絹
又子詣切

漢孝元皇帝初元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卅三

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率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地理志。張掖郡居延縣。西北有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孔穎達曰。流沙。當是西境之最遠者也。而地志以為流沙為張掖。居延澤。計當在居延縣西大遠矣。志言非也。杜佑曰。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沈括曰。嘗過無定河。活沙。履之百步皆動。如行幕上。或陷。則人馬車馳以百千數。無子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案五代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黨項界。自此沙行四百餘里。登沙嶺。渡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始涉磧。磧無水。西北五百里至瓜州。瓜州南十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西至瓜州。瓜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禹貢流沙也。亦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殷周之地。東不過江黃。黃。二國並嬴姓。馮智舒曰。江。春秋時國名。漢改為陽安縣。雋。汝南郡。晉末省入安昌縣。故城在汝寧府息縣西。南一十里。黃。古黃子國名。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汝南江夏二郡。三國魏省之。故城在汝寧府定城廢縣西一十二里。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集覽。秦伯亡如

如



荆蠻。正義曰。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滅楚。收曰。荆。故通號吳越之地為荆。及北人書史加云蠻

勢之然也。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人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獻越裳。南方遠國名。在交趾之南。周成王

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叛。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賦煩役重。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

子闔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三省曰。淚流被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巷哭者

哭於路也。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正。此社稷

之憂也。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

戰士自死。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今陛下不忍稍悞之。忿悞悞。忿也。憂也。詩。中心悞悞。又急躁貌。欲驅士衆

地。非所以救饑饉。保元元也。集覽。戰國策。子元元。注。高誘曰。元元。善也。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人也。因善為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顧野王云。元元。猶言喁喁也。可足愛貌。且以往者。差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

漢孝元皇帝初元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卅四

三省注谷
姓也詳見
韻府羣玉
屋韻

道死之道
見上聲路
也

寅戊

樸亦作朴

考異按年號
例曰正統之
君秦漢以下
曰帝注云其
曰上者當時
臣子之辭今
不用此年書
上必傳錄之
誤
詠史絕句曰
中人怙勢權
偏重君子寒
心道浸消空
殘車輪汗頭
血安危元不
繫從橋

漢孝元皇帝永光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卅五

鄉化未醇三省曰不雜曰醇。醇。壹也。厚也。所在絕遠宜
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
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
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
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無應敵之數。智勇俱困。以致
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宜
諭厚恩。不宜敢桀言。臣支畏威。當不敢桀猾也。若懷禽
獸心。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太罪。嬰猶帶也。必遁逃
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
送至庭許之。既至。支殺之。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
強。恐見襲擊。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遣使迎支。欲
與合兵。取烏孫。支數怨烏孫。遂引兵西。眾中寒道死。欲
餘三千人。康居王以女妻支。甚尊敬之。欲倚其威。以
脅諸國。支數擊烏孫。至赤谷城。烏孫西邊空虛。不喜
者。五千。里彌。治于此城。
烏孫大昆彌。治于此城。

永光元年春郊泰時上郊泰時禮畢。因畱射獵。御史
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集覽

記。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頃

志。皆淫於色而害於德也。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三省

曰。從官。謂宦者及虎賁羽林太醫太官是也。師古曰。從

宮親近天子長侍從者皆是也。陛下亟反詔舉質樸。敦

厚遜讓有行者。綱目舉敦朴。二。是。年。順帝陽嘉元年。

三月赦。○兩雪隕霜殺桑。○秋。上耐祭宗廟。欲御樓船。

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

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

矣。三省曰。言不以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曰。以見死傷犯

於齋潔。不得入廟祠。原父曰。一說是也。時上欲入廟上

不說。先歐。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

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遂

從大饑。○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上始即位。連年

漢孝元皇帝永光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卅六

太守張猛為槐里令

石顯憚堪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

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三省曰韶樂九奏則鳳皇見其容儀言感至和也周

文開基崇推讓之風銷分爭之訟武王繼政諸侯和於

下天應報於上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

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薄迫也謂被掩迫也沸

崩壞陵谷易處霜降失節謂正月繁霜也正月夏之四

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陸

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

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

滿北軍集覽言奏章之多其被幸劾者衆也劉向傳注

之朝臣舛午膠戾乖刺三省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背

更相讒愬轉相是非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

載分曹爲黨曹輩也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

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

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

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

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由上多疑心既已庸

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

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

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

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

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崇伯之名即禱

杻也共工少暉氏之後即窮奇也驩兜帝鴻氏之後即

渾敦也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

劉向上封

三省曰舜命

九官尚書禹

作司空棄后

稷契司徒臯

陶作士垂共

工益朕虞伯

夷秩宗夔典

樂龍納言凡

九官也

糶汝救切和

也

北軍見漢

宣帝地節

三年

舛尺亮切

午亦作迂去

聲並音誤

膠音絞又

音交

刺即達切

稠直流切

多也

蘇工本切

杻音桃

杻五忽切

啤胡老切

渾湖本切

敦徒本切

此易渙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渙然大發號令如汗之

確執德不傾過於石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

轉也此邛柏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可移轉已志須

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

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汗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

也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

謂季孫孟孫皆桓公之後代執國權而卑公室余謂季

孫孟孫季孟之通稱與孔子偕仕者季孫斯孟孫何忌

漢孝元皇帝永光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卅七

探平聲音

調亦作諂

比周之比

三省注交

並許急切

訛音紫

漢孝元皇帝末光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卅七

出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
 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三省曰論語
 不當在位集覽丞相府御史府歷年而不去出令則如
 反汗今出善令未踰時而反是反汗也易渙汗其大號
 朱氏附錄曰號令當散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
 來這箇物出不會反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
 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閒隙緣飾文
 字巧言醜詆醜惡詆毀也流言飛文諱於民間流言謂
 其言如水之流謗毀無實飛文無姓名之文不知所從
 來也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三省曰邶柏舟言仁
 人不遇之詩悄悄憂貌慍怒也小人成群誠足慍也昔
 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勿黨禹稷與臯陶傳
 相汲引不為比周集覽引薦也如井中汲水引之而升
 也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
 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三省曰詩小旻歛歛
 訛訛毛氏注曰滄滄然患其上訛訛然思不稱于上爾
 雅云滄滄訛訛莫供職也韓詩云不善之貌數設危險
 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

陂去聲兵

漸以之漸

斷音銀

取

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
 故舜有四放之罰謂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
 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孔子有兩觀之誅集覽兩
 觀之誅少正卯姦人之雄孔子攝魯司寇七日誅少正
 卯於兩觀之下案王有五門中門為雉門設兩觀何休
 曰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然後聖化可得而行
 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覽否泰之卦歷周
 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
 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陂之
 聚陂與諛同詩卷耳篇序險諛私謁之心注崔云險陂
 不正也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
 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
 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是歲夏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
 內重堪又患眾口之寢潤三省曰譜人之言如水之浸
 潤漸以成之孔子曰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
 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
 為助乃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集覽斷斷爭
 辯之意劉向傳注斷斷忿嫉貌光祿勳周堪也謂堪不
 可用興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

漢孝元皇帝末光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卅八

三省曰春
夏繫治人
春夏生長
之時故仲
春省囹圄
去桎梏毋
肆掠止獄
訟仲夏挺
重囚益其
食春夏而
繫治人為
不順天時

三省注報
舉言其事
以報怨

譽平聲音
余

閱亦作憫

蕭音艱
三省曰君
房賈捐之
字君房師
古曰於天

漢孝元皇帝末光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卅八
自州里亦不可也三省曰周禮五黨為州五家為鄰五
鄰為里漢人謂同州鄉而居者為州里臣元衆人
堪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書言堪
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柰
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
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城
門校尉諸葛豐集覽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三省
曰諸葛豐姓譜葛氏先本琅邪諸縣人徙陽都時人本
其先之所居謂之諸葛氏風俗通云葛嬰為陳涉將有
功而誅孝文錄其後封諸縣侯因并氏焉以剛直著名
於朝數侵犯貴戚在位者多言其短後坐春夏繫治人
徙城門校尉豐於是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詔御
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
數稱言堪猛之美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脩法度集覽
豐前為司隸校尉時於春夏繫治人也百官表云司隸校
尉職掌徒隸捕巫蠱督大奸猾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
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而反怨堪猛以
求報舉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
前言不信之大也三省曰前言謂譽堪猛之美今乃更
言其短是不顧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

未刊

人

人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閱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
所効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馮智舒曰槐里
漢初縣名屬京兆尹東漢以後因之晉為始平郡治所
後廢之故城在西安府興平縣東南一十里即犬丘城
也其西城名小槐里司馬公曰諸葛豐於堪猛前譽而
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
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
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
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
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書法於是豐劾堪猛帝既
以是罪豐矣乃復左遷堪猛是誠何心哉待詔賈捐之
綱目上書豐有罪下書左遷堪猛病帝也
棄市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稀
君蘭京兆尹可立得集覽君蘭揚興字捐之謂我若得
朝見時即以君蘭言之於上也通鑑考異曰案荀紀蘭
作簡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
五鹿充宗遠甚五鹿復姓風俗通云五鹿衛邑晉公子
重耳封舅犯於此後因為氏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
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

漢孝元皇帝末光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卅九

下最為精妙耳

卯巳

漢孝元皇帝永光二年
不隔矣。真大治者。非文致太平之謂。士則不隔者。謂賢士之路開。無隔塞之患也。捐之復短。顯與曰。顯方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又共為薦。與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與捐之獄。令顯治之。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與髡。鉗。為城旦。司馬公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匈奴呼韓邪單于北歸庭。歸之其國。遂定。

二年春二月赦。以韋玄成為丞相。三月朔。

日食。夏六月赦。赦必書。不悉書。自元帝始。其自。元帝始。何不勝書也。自趙王父始。書。

大赦。秦始皇帝不書赦。二世書大赦。一。高帝在位十二年。書赦三。而五年一歲再赦。惠帝在位七年。書赦一。呂太后八年。不書赦。文帝七年。始書赦。凡二十三年。書赦三。景帝十六年。書赦六。武帝五十四年。書赦一十八。昭帝十三年。書赦七。宣帝二十五年。書赦一。書赦八。凡書赦九。而為鳳皇。而赦者。居其四。元帝即位。至是七年。書赦五矣。合而考之。秦宋皇。呂后。不論。莫疎於文帝。其次惠帝。而元帝為最數矣。故略之。自是赦無事。義者不書。

匡衡上書

書

以匡衡為光祿大夫

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三省曰。匡衡時。以博士給事中。

風俗通云。匡魯邑。句須為之宰。其後氏焉。衡上疏曰。陛下。下。閑。愚。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得。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始。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重。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紀。綱。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傲。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歲。赦。謂。每。歲。一。赦。也。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槓。幹也。集覽。幹。書。費。誓。時。乃。槓。幹。蔡。氏。傳。曰。槓。幹。板。築。之。木。題。曰。槓。槓。端。木。也。旁。曰。榦。榦。板。兩。邊。障。土。者。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三。省曰。非家家皆到。人人勸說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

漢孝元皇帝永光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十四

禮子鳩七
林二切

凡善惡之
善則上聲
闇亦作暗

三省注淑
善也問名
也

設三章之
法見楚義
帝元年約
法三章

漢孝元皇帝永光二年

漢孝元皇帝永光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四十一

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商頌殷武之詩。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是乃四方中正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倣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集覽：祲，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祲，謂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祥。左傳：昭十五年，吾見赤黑之祲。注：祲，妖氣也。氣惡，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三省曰：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暗，謂日食也。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荀悅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赦自古有之，至於大赦，則始於秦。高祖既并天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後世因之，為永制。湯滌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執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竝起。武帝末年，羣盜巫蠱，人不自安。及光武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為赦矣。胡氏

通鑑

綱目

義者

自此後赦之無事。秋七月，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

世將兵擊之。冬十一月，大破之。

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

不登，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漢無聲也。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父暴，而天誅亟決。集覽：暴，露也。謂不久宿兵於郊野之外。今反虜無慮三萬人，無慮，幸凡之言，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或解云：猶言多少。如是無疑，正誤。無慮之義，猶言不用計慮。可知其大數也。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洪武韻注：古以犀兕為甲，故謂堅為犀。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也。皆以為民方收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士馬羸耗，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言，創首為寇難也。今以萬人屯屯數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竝和相翦，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曠空也。

漢孝元皇帝永光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四十一

三省曰分
屯三處任
立為右軍
屯白石韓
昌為前軍
屯臨兆奉
世為中軍
屯首陽西
極上

庚辰

辛巳

漢孝元皇帝永光三年
空費其日而無功也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相此
為萬倍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
到隴西分屯三處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為所破殺奉世
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上為發六
萬餘人十一月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詔
罷吏士頗畱屯田備要害處要害者在戎為要於敵為
害也賜奉世
爵關內侯

三年春二月立子康為濟陽王馮智舒曰濟陽漢初縣名屬濟

陰郡後為濟陽國東漢廢之故冬十一月地震雨水○

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書法自武帝始置博士弟子五十人元朔五年至帝罷

其員數民通一經者皆復其身初元五年及是復除者

多無以供役然後又以千人限之意雖近狹而實廣

也故綱目不書限書置而當時儒學之盛亦可見矣

四年夏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祿大夫張猛

四頁

為

考異提要猛
自殺上有堪
卒二字據分
注刊本漏也

瘠於今切

為太中大夫猛自殺
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太

中大夫給事中石顯筦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三省曰

半梁五鹿充宗伊嘉陳順五人顯之黨堪希得見常因

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謫猛令

自殺於公車胡氏曰周堪反因石顯白事是欲追賊而

以賊為導也豈其年老病耗志不帥氣而然邪若當望

獄自殺皆不書其疾而去則善矣發明望之堪猛更生下

大臣隨卽黜辱自宜亟退況賢如望之猶且不免堪乃

復列九卿方且援引張猛給事中歷數年間未聞有所

補益而左遷之命下矣此又不去尚復何待是時群小

進不己自取顛覆無可稱述故堪乃書卒而猛之自殺
且削其給事中之官蓋其進退存亡皆不足錄故略之
爾略之者賤之也其旨嚴矣書法自殺未有任其咎者矣
不書故無故也無故者必有其故於是有任其咎者矣
是時帝以日食召前言日食咎在堪猛者責問之因徵
用二公則是帝既知猛矣而縱顯謫之自殺帝誠何

漢孝元皇帝永光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四二

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詩。閔。雖。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文。公。傳。曰。所。謂。閔。雖。之。亂。以。為。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禮。本。冠。婚。記。冠。義。曰。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昏。義。曰。昏。禮。者。禮。之。本。也。所。以。原。情。性。而。明。人。倫。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適。子。冠。乎。詐。禮。之。用。醴。記。冠。義。曰。冠。於。詐。以。著。代。也。醴。於。客。位。注。詐。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詐。若。不。醴。則。醴。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為。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醴。焉。不。代。父。也。醴。祭。也。冠。禮。醴。重。而。醴。輕。不。醴。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醴。之。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每。動。靜。游。燕。之。間。必。得。與。所。親。者。居。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河。

隕石見漢
武帝征和
四年
柔見周顯
王二十九
年大梁

癸未

甲申

決 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集覽塞宣房本作防初河決瓠子隄武帝親臨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義取宣導防壅也館陶魏郡館陶縣今屬濮州故城在今縣西南七十里南鎮是也馮智舒曰屯氏河即衛河也在東昌府館陶縣西二里漢名屯氏河隋疏為永濟渠亦曰禦河源自河南衛輝府輝縣東北流至臨清與會通河合流入海大河源發登州府棲霞縣沿南東流經福山縣界合清洋河入海集覽清河靈鳴犢口史炤曰鳴犢河名在清河郡靈縣鳴犢案清河今恩州是質實靈漢之縣名屬清河郡晉廢之故城在東昌府博平縣西北三十里鳴犢河在東昌府高唐州南三十五里漢武帝時河決靈鳴犢口即此

建昭元年春正月隕石于梁○**罷孝文太后寢祠園**

三省曰孝文太后薄氏葬霸陵之南

二年夏六月立子興為信都王○**秋殺魏郡太**

信都見秦二世二年

守京房

房學易於焦延壽集覽姓焦名天字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

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三省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各

主一日六十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

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

日又是四時各專主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

觀其善惡也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以孝廉為郎

集覽以其孝廉舉之為郎也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

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

三省曰萬化萬機之事施教化者也一曰萬物之類也

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

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

羣臣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同不可許上意鄉之

時石顯顯權五鹿充宗為尚書令用事房嘗宴見問上

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

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

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

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

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此

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

京房論石顯亦作專

霽古雷字

三省曰然幸

其愈於彼又

以為不在此

入也愈猶勝

也言今之災

異及政道猶

幸勝於往日

又不由所任

之人

匪面命之

六句見詩

大雅抑篇

之

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

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

寤乎以龜卜所以驗吉凶以幽厲卜所以驗治亂上曰

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

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

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霽春凋

秋榮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

紀災異盡備三省曰言今皆備有之春秋所紀隱十一

年桓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三十三年

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

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

二年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

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

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

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

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

與圖事惟慳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

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論曉也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

顯也溫公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而

入乎觀京房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能

藐見入聲。未各切

京房考功

三省注道
之人有道術

三省曰輒
為博道其
語所與天
子言者皆
具說之
註音卦

漢孝元皇帝建昭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四五

寤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孝元之謂矣。○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顯充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為魏郡太守。馮智舒曰。魏郡。漢初所置。治鄴縣。東漢末冀州徙治鄴。曹操受封於此。後稱為鄴都。晉仍為魏郡。屬冀州。後趙石虎。前燕慕容備並都之。後魏置相州。東魏靜帝徙都之。改曰司州。北齊武帝又都之。改為清都尹。後周復為相州。及魏郡。治安陽。隋初罷郡為相州。大業復改魏郡。唐為相州。天寶初改鄴郡。乾元初復為相州。五代梁置昭德軍節度。晉改彰德軍。宋復為相州。屬河北道。金陞彰德府。元改彰德路。本朝改為彰德府。隸河南道。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許之。未發。復詔止之。房去至新豐。新豐。漢之縣名。屬京兆尹。後魏周隋徙治不一。唐武后改為慶山縣。神龍復為新豐。天寶初析置會昌縣。於溫泉宮。後改曰應。昭省新豐入焉。宋大中祥符間始改曰臨潼。以水為名。金元仍舊。以櫟陽縣省入。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上封事曰。臣前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

子

姚平謂臣曰。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且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三省曰。小忠。謂以諫殺身。而無益於國。大忠。謂諫行言聽。而身與國同休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効功。恐未効而死。惟陛下母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至陝。三省曰。陝縣。屬弘農郡。周召二伯。東西分治。以陝為界。即此地也。又言議者欲隔絕臣。而陛下聽之。此蒙氣所以不解。而太陽無色者也。唯陛下母難還臣。而易逆天意。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傾巧無行。從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為博道其語。博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為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王。集覽。草。文藁也。所作求朝之奏草。並持向東。以與憲王。正誤。草字當屬上文。奏字為句。蓋以記房所說密語。并所作求朝奏草。二者皆持東與王。若獨持奏草。則不云皆也。以為信驗。顯知之。告房博。非謗天子。註。誤。諸侯王。註。亦誤也。案景帝詔曰。吳王濞為逆。註。誤。吏民。即此。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邊。胡氏曰。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斯疏矣。之戒。况交淺者。

漢孝元皇帝建昭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四六

髡為城旦
見秦始皇
三十四年
黥為城旦

粟倫追切

乎。京房事元帝，纔得為郎，其交固淺。陳考功法，帝雖鄉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為不可。又欲去上所親信，而不量元帝之庸懦，不可信也。亦難乎其免矣。房學易，不明其道，徒以災變占候為事，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皆違之。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幾，以不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發明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盡言以殺其身。若房者，可謂學易而不知夫易者也。雖然，此特為房言爾。若元帝者，既知其言之是矣，不惟不能用，又從而殺之，是烏足以為君哉。死不以罪，下御史中丞陳咸獄。髡為城旦。咸陳故書殺而不去其官。下御史中丞陳咸獄。髡為城旦。咸陳數毀石顯，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與雲皆下獄。髡為城旦。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三省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也。重足，累足也。累足而立。故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集覽：印，執政所持信也。顏師古曰：印累累，綬若若者，言其兼官據勢也。應劭漢官儀曰：御史大夫以上金印，中二千石銀印，千石至四百石皆銅印也。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開三尺，法天地人。此佩印之組也。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閒已，乃時歸誠時，時歸納誠款，以取信於上。取一信以為驗。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刻漏法，以銅為渴鳥狀如鉤曲，注水以浮刻漏之箭。律歷志立。啓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注：漏，謂銅壺刻，謂浮箭追步也。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告顯矯詔開宮門，上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惟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陳濟曰：裁擇而幸從其言也。上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為不妬，潛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要道之本正已而已。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賢能功罪言行事物，必核其真。然後應之，則眾正積於上，而萬事實於下矣。閏

銅

畧音鬼

財幸之財
與裁同

三省曰必
核其真核
與覈同謂
精確得其
實也

銅印也。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開三尺，法天地人。此佩印之組也。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閒已，乃時歸誠時，時歸納誠款，以取信於上。取一信以為驗。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刻漏法，以銅為渴鳥狀如鉤曲，注水以浮刻漏之箭。律歷志立。啓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注：漏，謂銅壺刻，謂浮箭追步也。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告顯矯詔開宮門，上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惟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陳濟曰：裁擇而幸從其言也。上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為不妬，潛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要道之本正已而已。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賢能功罪言行事物，必核其真。然後應之，則眾正積於上，而萬事實於下矣。閏

八月太皇太后上官氏崩書法后崩不氏此其書氏何別疑也於是太皇太后歷四朝矣故詳之后冬齊楚地震大雨雪書法綱目雪不書崩書氏自此始記異也此冬爾常也何以書地震而大雪則非常矣故書

三年夏六月丞相玄成卒秋七月以匡衡為丞

相○冬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

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

禮發民作城遣使責諸國歲遺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

谷吉等死集覽先是郅支單于遣使求侍子元帝遣谷

吉送其侍子至單于庭郅支殺之所以並問谷吉何為

而死也今乃至康居求問者蓋其年康居迎郅支至其

國與之合兵也康居國在長安西方六百里郅支困辱

使者不奉詔陳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

甘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威

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

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漢書項羽慄慄史記作

慄慄慄慄曰慄疾悍勇也或云慄輕也好戰伐數取勝

久畜之必為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毆烏孫衆兵直指

其城下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千歲之功可一朝而成

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三省曰國

事必不從集覽凡常也此非尋常所見之事會延壽病

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延壽驚起欲止焉湯

怒按劍叱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從之部

勒行陳合四萬餘人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

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郅支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

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

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

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

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

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

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進薄城下薄迫近之義

左傳宋師未陣而薄之注薄之者迫與之戰也四面圍

城發薪燒木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

地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周禮以金鐃止鼓鐃小鉦

漢孝元皇帝建昭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四八

酉乙

西域見漢

武帝元鼎

二年

陳湯矯制

立功湯山

陽瑕丘人

康居之居

音渠

方去聲亦

作萬

之

剽與慄慄

通並匹妙

切

甘延壽郁

郅人

三省注沮

止也壞也

之

鉦音征

漢孝元皇帝建昭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四八

鹵獲之鹵
與虜通

界必寐切

丙戌

縣平聲讀
曰懸
酪亦作酪
並音隔又
去聲
音茨
掩酪埋
詳見記月

漢孝元皇帝建昭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四八

也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鹵或作楯大楯也楯字本作首兵器也所以敵身扞目者並入單于被創死創音初莊反傷也徐氏按此正刀創字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界得者三省曰界與也各以與所得人發明延壽為都護而陳湯乃副校尉耳今乃以湯主兵者蓋設謀在湯而延壽則從之者也故其書法如此若夫郵支殺漢使者前已顯書于冊湯能誅之可謂偉績然綱目不沒其矯制之實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固春秋之法也

四年春正月傳首至京師縣稟街十日

延壽湯上疏曰

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強漢匈奴郵支單于反逆未伏其辜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郵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稟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集覽縣掛也三輔黃圖云稟街在長安城南門內晉灼曰稟街舊有蠻夷邸若今鴻臚館丞相匡衡等以為方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壽置酒書法書與

與

令篇

藍田見周赧王三年

霸水見秦王政二十年

安陵見漢惠帝七年

涇水見秦王政元年

丁亥

寢廟園見漢武帝建元六年

高園便殿

濟陽見上永

光三年

五年夏六月晦日食秋七月復諸寢廟園

寢

甘延壽襲擊何不以矯制累延壽也樓蘭王傳首北闕下不書此何以書罪郵支也前書殺漢使者其罪矣是故苟矯也雖討有罪必書矯示民有君也然則樓蘭非殺漢使歟樓蘭之罪既謝服矣又誘殺之以是為非討也故傳首藍田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涇水逆流發明地宜靜而震山宜安而崩水宜順而逆是皆反常之變也小人竊柄君子在野臣不臣之應著矣下逆上之理明矣上天之告戒切矣綱目之書法嚴矣書法岸崩爾常事也何以書壅水逆流則非常矣終綱目書岸崩三是年新莽丙子年靈帝光和六年而壅涇水者二是年新莽丙子年

疾久不平集覽不平疾未愈以為祖宗譴怒故盡復之唯郡國廟遂廢發明既毀之又復之至明年又罷之及成帝繼體又從而復之其毀也以禮不合其復也以體不平是否得失果安在哉書之者惡之也書法前書罷上皇孝惠寢園矣又書罷孝文太后寢園矣於是而復則以上體不平故也漢人輕議宗廟之罪大矣備書譏

漢孝元皇帝建昭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四九

山陽見漢景
帝中六年

竟上聲亦
作境

子戊

胡曾詩曰明
妃遠嫁泣西
風玉筋雙垂
出漢宮何事
將軍封萬戶
却令紅粉為
和戎
三省曰建塞
徽起亭隧徽
境也小路也
循察也隧謂
深開小道而
行避敵抄寇

漢孝元皇帝竟寧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四九

之徒濟陽王康為山陽王
竟寧元年三省曰呼韓邪單于願保塞故以冠元也春正月匈奴

單于來朝匈奴自言願婚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

王嬙字昭君賜之集覽民家子非醫巫商賈百工也單

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吏

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

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

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

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

幕沙上曰漠應劭曰沙漠之北匈奴南界也即突厥中

噴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

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

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夷

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前已罷外城省亭隧安不

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

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中國尚

尚

建關梁周禮同關注開界上門也梁水橋也詩造舟為

梁設塞徽塞之為言隔也徽境也謂以木石為界晉

灼曰西南之徽猶東北之塞也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

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思舊逃亡也近西羌保塞漢吏

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

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

也徽去聲音
叫隧音遂
今罷乘塞則
生慢易乘塞
登之而守也
嫚易猶欺侮
也

谿音欺

胡曾詩曰
玉貌元期
漢帝招誰
知西嫁怨
天嬌至今
青塚愁雲
起疑是佳
人恨未銷
三省曰選第
選其有行能

昭君為寧胡閼氏三省曰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歸號三月

漢孝元皇帝竟寧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五十一

者而第其高

下之次也

以少傳為御

史大夫以詔

褒之次第不

用五鹿充宗

而用張譚何

也帝亦知充

宗為石顯之

黨也

召信臣九

江壽春人

阡陌見周

顯王十九

年

漢孝元皇帝竟寧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五十

以張譚為御史大夫

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

兄遂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遂因言顯顯權上怒罷

王名也字君卿馮遂之兄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

儀兄臣恐後世必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

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因詔曰剛強眾賢私後宮親以為三

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

以召信臣為少府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

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瀆以廣灌溉歲歲增

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集覽漢書

高祖視項羽無東意注顏師古曰漢書多以視為示其

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召姓也周文下

子召公奭之後徵為少府請諸離宮稀幸者勿復治夏

省樂府諸戲及太官不時非法之物歲省費數十萬

封甘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初石顯嘗欲以

壽不取而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

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案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上共誅

司隸反逆收繫案驗是為郵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集

覽立便放出所繫之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

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與師矯制幸得不誅如

復加爵士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

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

劉向上疏曰郵支單于囚殺使者暴揚外國傷威毀重

延

三省注漢

制縣有蠻

夷曰道

也法也

也法也

彈彈焯焯

五句詳見

詩小雅采

芑篇

儉虛檢切

狃庚準切

彈他丹切

焯士回切

焯士回切

焯士回切

漢孝元皇帝竟寧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五十

以張譚為御史大夫

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

兄遂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遂因言顯顯權上怒罷

王名也字君卿馮遂之兄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

儀兄臣恐後世必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

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因詔曰剛強眾賢私後宮親以為三

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

以召信臣為少府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

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瀆以廣灌溉歲歲增

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集覽漢書

高祖視項羽無東意注顏師古曰漢書多以視為示其

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召姓也周文下

子召公奭之後徵為少府請諸離宮稀幸者勿復治夏

省樂府諸戲及太官不時非法之物歲省費數十萬

封甘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初石顯嘗欲以

壽不取而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

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案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上共誅

司隸反逆收繫案驗是為郵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集

覽立便放出所繫之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

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與師矯制幸得不誅如

復加爵士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

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

劉向上疏曰郵支單于囚殺使者暴揚外國傷威毀重

漢孝元皇帝竟寧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五十一

有嘉折首
獲匪其醜
見易上經
離卦

吉甫燕喜
四句詳見
詩小雅六
月篇

滅項之罪
詳見春秋
左傳魯僖
公十七年

毀泉臺舍
中軍見春
秋公羊傳
魯莊公三
十一年

漢孝元皇帝竟寧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
不疵小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
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
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未久千里之鎬猶以
為遠沉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
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捐其軀命言無所顧
也挫屈折也刀筆吏也非所以厲有功勸戎士也昔齊
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
之諱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集覽
與縻同散也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
王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
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君之國強於大宛
郵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雷馬而延壽湯不
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李廣利也為貳師將軍功
德百之功與德百倍勝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宣帝
時烏孫昆彌上書言匈奴親擊唯天子出兵救之漢遂
遣常惠護烏孫兵共擊匈奴後隨昆彌還宣帝以常惠
奉使克獲封為長羅侯鄭吉迎自來之日逐宣帝時鄭
吉田於渠犁神爵二年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揮欲來
降使人與鄭吉相聞吉遂發兵迎詣京師上嘉吉功封

前四
意
支

封

安遠侯猶皆裂土受爵今二人功高於安遠長羅而不
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三省曰
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詔赦延壽湯令公
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衡顯以為
郵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鄭吉故事
封千戶衡顯復爭封延壽為義成侯馮智舒曰義成漢
初縣名屬沛郡東漢廢之故址在鳳陽府霍丘縣北四
十里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於是杜欽上疏追
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集覽宣帝時莎車國殺漢使者
衛候馮奉世矯制發兵進擊莎車其王自殺宣帝議封
奉世蕭望之以其矯制雖有功不可為後法乃以為光
祿大夫今杜欽以事雖已往故追訟之上以先帝時事
不復錄荀悅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
義毀泉臺則惡之公羊傳莊三十一一年築臺於郎文十
六年毀泉臺泉臺者何郎臺也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
臺築之謂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
秋譏之謂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
惡且以其無害於民也舍中軍則善之萬二千五百人
為軍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小國二其將皆命

漢孝元皇帝竟寧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五二

卿。魯。次國也。命卿一人。無中軍。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公羊傳。作三軍者何。三卿也。舍中軍者何。復古也。君子善其復古。以為不捨。則有害於民也。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胡氏曰。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悅之論功。則有小大矣。矯有小大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

五月帝崩。班彪曰。元帝寬弘恭儉。少而好儒。及即位。徵貢兩。薛廣德。韋玄成。匡衡。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書法賀善贊曰。元帝之初。期月而書恭儉。愛民之事。四可謂賢矣。然而不能辨別。邪正望之。堪更生等。再書下獄。免而望之。猛又皆以自殺。書漢業之衰。實自帝始。綱目備書譏之。以見復罷諸寢廟園。匡衡奏人君之德。莫大於明與斷也。卒不蒙福。請悉罷勿奉。奏可。書法祖宗寢園以為親。盡宜毀。則不當復。以為宜復。則

前四句

不

則

辰

樂去聲五

孝切

音樂之樂

鞞音皮

鞞音桃

積音頽

直隻切

吹之瑞切

不當復罷罷而復。復而罷。予奪唯意。謂之何哉。綱目詳書之。所以深罪之也。六月太子驚。郎位。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三省曰。幸酒。好酒也。師古曰。樂燕樂。若論語稱孔子去。損者三樂。樂騎樂。樂逸遊。樂燕樂。損矣。燕樂。燕私之樂也。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又愛幸。上好音樂。或置鞞鼓殿下。鞞鼓。先儒謂鼓有柄。曰鞞。大鞞。曰鞞。鞞與鞞同。又樂記。鞞。鞞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鞞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自臨軒檻上。積銅丸。以擲鼓。積。下墜也。擲。今則擲投也。臨。近軒檻邊。於其上。以銅丸墜下。而擲鼓也。楚辭。招魂。篇。高堂邃宇。檻層軒。晦庵集註。軒。樓板也。檻。軒前欄也。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墜。中嚴鼓之節。中。當也。正誤。嚴。謂急擊也。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山陽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駙馬都尉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鞞之間。器人。取人器能也。如孔子謂子貢。瑚璉之器。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陳惠。李微。二人皆橫門鼓吹。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王。帝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言中山。

適長之適亦作嫡
二省注安所
謂安何也
却退也
自還之還
亦作旋
游虞之虞
與娛同

王與太子長大相等正誤同處長養以至壯大也上悲不能自止而太子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以責誚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感損切戒太子毋涕泣感傷陛下臣罪當死上意乃解及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初景帝立子榮為太子徹為膠東王後廢榮而立徹是為武帝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閒獨寢時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服虔曰以青緣蒲席也孟康曰以蒲青為席用蔽地也說各不同今兼錄之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係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三省曰言臣子者謂自託為臣子也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將為國家別生他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意感寤喟然太息曰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定至是即位後數月匡衡上疏曰陛下東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

竟寃在夜
詳見詩周
頌閔予小
子篇
妃讀與配
同

第

良

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竟寃在夜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四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自上古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以定大基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物有節文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恭謹貌嚴讀曰儼臨眾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今正月初幸路寢路寢人君所居鄭玄曰制如明堂以聽政路大也杜預曰路寢前殿也朝諸侯羣臣之處臨朝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立基楨天下幸甚基牆始也

后曰皇太后○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

德音悶

高陵見周
報王四十
九年
黑亦作默

丑巳

世史正綱
日木年六
月朔日青
蠅集未央
宮殿中

漢孝成皇帝建始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五四

事馮智舒曰王鳳元城人賀之孫也發明元舅未有書

而此書之者所以著外氏得權之始新莽篡竊之漸

爾復霜堅冰可不成哉書法書元舅何譏私也王氏之

篡始此矣故謹書之是故魏冉書舅王鳳書舅王崇書

舅秋七月葬渭陵三省曰自崩及葬凡五十五日馮智舒

故郡道死丞相御史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道

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

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

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

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

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

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令然群下多是尊

者衡由是嘿嘿不自安書法書免歸道死何譏失刑也

人不能誅而天誅之於是漢為失刑矣故書以罪免而

削其中書令終綱目宦官書免二石顯侯覽書削官三

程元振仇士良李敬寔

有星孛于營室三省曰營室二星天子之

又為軍糧之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

府及土功事關內侯馮智舒曰安成漢舊縣名屬汝南郡後省之故

城在汝寧府城東南汝水北孝成帝韓長玩在

位二十六六年壽四十五鮑於酒色委政外家

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等對皆以

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將軍鳳懼上書

辭職優詔不許三省曰陰陽亂為霧爾雅曰地氣發天

漢孝成皇帝建始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五五

甘泉見秦
始皇二十
七年

汾陰見周
顯王四十
年

驚見漢文
帝元年

駢思營切

雍五時見
漢景帝中
庚寅

六年郊五
時

渭城見周
顯王十九
年咸陽

窈伊鳥切
窈徒了切
善心曰窈
善容曰窈
叔女也

漢孝成皇帝建始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五五

三省曰相承在上下也。應劭曰。案京房易傳云。君弱如婦。為陰所乘。則兩月出。書法。兩月何。非月也。非月也。故曰。有也。有也者。所未嘗有者也。漢書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晉書有三日相承。東行。愍帝建興二年。皆未嘗有者也。終綱目各一書而已矣。晉穆帝升平元年。冬。作南北

郊罷甘泉汾陰祠。又罷紫壇。為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天子所乘。法車曰路。路者。有往來不窮之道也。路亦軍事也。皆有錫鸞之飾。或曰。象五行也。王之五路曰。玉路。曰金路。曰象路。曰革路。曰木路。王后之五路曰。重翟。曰厭翟。曰安車。曰翟車。曰輦車。陸氏注云。天子五路。飾異制。同。玉路。一曰大路。言於金路為大金路。一曰先路。言於象路為先象路。次金路。革路。次象路。故同謂之次路。木路。最後。綴於次路之末。故曰綴路。駢駒。赤色馬也。二歲曰駒。記郊特牲曰。牲用駢。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漢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及陳寶祠。從匡衡之請。寶祠。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上祠之。其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皆鳴。以應之。祠以一牢。名曰陳寶。衡以為不應禮。皆奏罷之。始親祠南郊。滅天下賦錢筭四十。以渭城延陵亭部為初陵。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十五里。三月始祠后土於北郊。立皇后許氏。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幸。故選嘉女以配太子。上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集覽。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極陽數也。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公羊傳。莊十九年。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九。嬪。周禮。九嬪。掌婦孝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教于王所。注。女御。八十一人。御。猶進也。以次。教九。而進於王之燕寢。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媵。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女弟曰媵。兄弟之。女曰姪。春秋成八年。衛人來媵。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媵。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左傳。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九年。晉人來媵。左傳。禮。

殷

賦錢筭四十。以渭城延陵亭部為初陵。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十五里。三月始祠后土於北郊。立皇后許氏。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幸。故選嘉女以配太子。上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集覽。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極陽數也。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公羊傳。莊十九年。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九。嬪。周禮。九嬪。掌婦孝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教于王所。注。女御。八十一人。御。猶進也。以次。教九。而進於王之燕寢。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媵。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女弟曰媵。兄弟之。女曰姪。春秋成八年。衛人來媵。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媵。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左傳。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九年。晉人來媵。左傳。禮。

咸陽縣西十五里。三月始祠后土於北郊。立皇后許氏。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幸。故選嘉女以配太子。上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集覽。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極陽數也。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公羊傳。莊十九年。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九。嬪。周禮。九嬪。掌婦孝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教于王所。注。女御。八十一人。御。猶進也。以次。教九。而進於王之燕寢。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媵。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女弟曰媵。兄弟之。女曰姪。春秋成八年。衛人來媵。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媵。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左傳。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九年。晉人來媵。左傳。禮。

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幸。故選嘉女以配太子。上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集覽。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極陽數也。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公羊傳。莊十九年。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九。嬪。周禮。九嬪。掌婦孝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教于王所。注。女御。八十一人。御。猶進也。以次。教九。而進於王之燕寢。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媵。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女弟曰媵。兄弟之。女曰姪。春秋成八年。衛人來媵。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媵。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左傳。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九年。晉人來媵。左傳。禮。

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集覽。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極陽數也。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公羊傳。莊十九年。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九。嬪。周禮。九嬪。掌婦孝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教于王所。注。女御。八十一人。御。猶進也。以次。教九。而進於王之燕寢。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媵。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女弟曰媵。兄弟之。女曰姪。春秋成八年。衛人來媵。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媵。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左傳。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九年。晉人來媵。左傳。禮。

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集覽。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極陽數也。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公羊傳。莊十九年。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九。嬪。周禮。九嬪。掌婦孝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教于王所。注。女御。八十一人。御。猶進也。以次。教九。而進於王之燕寢。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媵。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女弟曰媵。兄弟之。女曰姪。春秋成八年。衛人來媵。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媵。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左傳。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九年。晉人來媵。左傳。禮。

進於王之燕寢。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媵。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女弟曰媵。兄弟之。女曰姪。春秋成八年。衛人來媵。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媵。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左傳。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九年。晉人來媵。左傳。禮。

媵。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女弟曰媵。兄弟之。女曰姪。春秋成八年。衛人來媵。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媵。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左傳。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九年。晉人來媵。左傳。禮。

女曰姪。春秋成八年。衛人來媵。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媵。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左傳。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九年。晉人來媵。左傳。禮。

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左傳。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九年。晉人來媵。左傳。禮。

漢孝成皇帝建始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五六

晉獻納讒
申生蒙辜
見漢高帝
十二年
鄉術之術
音遂
亦作弁見
平聲音盤
小亦之小
雅見詩小
詳見詩小
亦作弁見
平聲音盤

也。十年齊人來媵。注。異姓來媵。非禮也。公羊傳曰。三國來媵。非禮也。公羊傳。莊十九年。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注。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疏解云。不相嫉妬。共保其子也。荀爽曰。天子取十二女。天之數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顏師古曰。後徠。謂後進者態意也。而支庶有閒適之心。詩話正長之子曰適。餘衆曰庶。支庶。謂庶孽之衆。如木之有枝也。閒。離閒也。是以晉獻納讒。申生蒙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三省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為萬世法也。夫少戒之在色。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好色無節。則致損敗。故戒之也。小亦之作。可為寒心。集覽小亦。詩文公傳曰。周幽王娶于中。生太子宜。曰。後得褒

凡子余切

卯辛

訛吾禾切

妙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遂黜申后。逐宜曰。而宜曰。作此詩以自怨。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書法兩漢之篇。書立某氏為皇后者。恒辭也。此其書曰。立皇后許氏。何。許氏嘉女。嘉廣漢弟子也。倫序亦少乖矣。故異其文。異其文者。異其事也。兩漢立后。異其文者。五惠后張氏。宣后許氏。成后許氏。哀后傅氏。桓后梁氏。皆有故者也。詳惠帝四年。夏大旱。匈奴呼

韓邪單于死。子復株累若鞮單于立。

呼韓邪雙呼衍王二女。長曰顓渠闕

氏。生二子。曰且莫車。曰囊知牙斯。少曰大闕氏。生四子。曰雕陶莫臯。曰且糜胥。皆長於且莫車。呼韓邪欲立且莫車。顓渠闕氏曰。匈奴亂十年。今平定未久。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闕氏曰。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死。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

漢三年春二月赦天下徒。秋大雨。京師民訛言

大水至。

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犇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大將軍鳳以

蹂躪音柔
踏踐也

越雋見漢
武帝元鼎

四年
樂安見周

赧王三十
一年千乘

郡
三省注匡

魯邑句須
為之宰其

後氏焉

臧亦作臧
並平聲茲

郎切

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避水羣臣皆
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
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不宜令上城
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
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為王鳳排斤
王商張本書法書訛言何嘉王商也終綱目書訛言三
是年哀帝建平四年
八月策免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上
專委任王鳳故策免嘉書法上欲專任王氏也書策免
始此策免之辭有三策免某官某者無罪之辭也某官
某有罪策免者有罪之辭也某
官某策免者薄乎云爾之辭也
冬十二月朔日食夜地
震未央宮殿中詔舉直言極諫之士
杜欽谷永上對皆
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書法食震同日大異
也震宮殿中甚大異也終綱目各一而已矣
越雋山崩
○丞相樂安侯匡衡有罪免為庶人
坐多取封邑四百
頃監臨盜所上守
直十金以上免為庶人集覽法有主守盜
斷官錢入己也律條臧直十金則至重罪

辰壬

三省注毫
亦作稟稟
又工老切

累力追切

三省注柄
用言任用
之授以權
也

四年春正月隕石于亳四于肥累二

三省曰毫
肥累皆縣

名故屬真定書法隕石記異也先是蓋屢書矣未有兩
地同月者兩地同月大異也終綱目書隕石十二詳秦
始皇三十六年而帝居其四是年陽朔三年鴻嘉二年
元延四年又有火生石中之書帝之世何多異哉至其
兩地同月而隕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
胡氏曰
中書宦官三世不易恭顯之時權移人主豈易動哉至
是一朝廢罷何其用力之省也蓋政歸元舅勢隆外家
而廢置不出於人主也事雖盡善而其所以則不徒然
矣書法此望之更生輩所以屢請而獲罪者也於是見
之書喜之也亦傷之也其傷之何柄歸元舅而廢置不
出於人主矣終綱目書罷宦官二是年靈帝中平六年
詔罷諸
官
以王商為丞相○夏四月雨雪復召直言極諫
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
馮
未央宮內谷未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
夷賓服皆為臣妾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百
漢孝成皇帝建始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五八

三省注。盤互。盤結交互也。

重合侯莽。通安陽侯。上官傑。博陸侯霍禹也。

又上聲。暗同。

湛見書泰。昔篇湛酒。昌色。

緣飾之緣。音硯。售承呪切。

漢孝成皇帝建始四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五八。官盤互。親疎相錯。骨肉大臣。小心畏忌。有申伯之忠。集

覽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也。鄭玄曰。申。國名。以其忠於王室。使為侯伯。故稱申伯。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舍釋也。謂昭然明白。有罪過者。乃舍之。又谷未上言。反除白臯。多繫無辜。聽暗昧之瞽說。掩。萬暗不明也。瞽。非謂無目者。但不察事而言之。不中於道。如無目之人。歸咎無辜。倚異政事。依物曰倚。異。謂災異也。正誤。谷未之意。以災異為偏寵。無繼嗣之故。而帝乃倚以為政事所致也。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察愚言。抗湛溺之意。陳濟曰。湛。樂之過也。谷未正指湛溺文色。非謂溺於酒也。抗者。用力克去之義。解偏駁之愛。謂後宮愛幸不周。普也。正誤。偏者。不周遍也。駁者。雜而不純固。不可偏。而亦不可駁也。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母擇好醜。母避嘗字。謂已嘗字乳者。不必避忌也。谷未傳。注。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已嘗字乳。王章言之。坐死。今谷未為王鳳洗前過也。仲馮曰。按王章言事坐誅。在陽朔初。而未此對。在建始四年。則非為鳳言也。觀未前後之文。實若為鳳。但班固於此對後。乃云未為上第。擢為光祿大夫。則固建始四年中事。

事

以慰釋皇太后之憂。愠。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矣。杜欽亦倣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以求為光祿大夫。戴溪筆義曰。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未成於張禹。孔光終於劉歆。此數子皆號稱儒者。以賢良直諫為名。以通經學古為賢。群臣屬目。天子所取重。而相與誤國如此。假托經術。緣飾古義。以售奸邪。以濟諛佞。蓋杜欽。谷未。劉歆。三子。依憑寵祿。以苟富貴。張禹。孔光。懦弱無立。規免禍患。曾不若鄙夫小人而已矣。夫權臣如用事。潛竊國柄。猶未敢肆然無忌憚也。必有小人陰贊默教之。以助成其勢。彼權臣者。亦自知其不為公議所容。必假託名譽。才智之士。以掩蓋其不義。書生多欲少剛。易動以利。易休以禍。輕變所守。深自結納。其言曰。寧忤天子。而不敢忤權臣。寧負公門。而不敢負私室。嗚呼。為天子者。其無使權臣至是哉。權勢已成。熏灼可畏。忠臣孝子。不愛其死。世寧幾何人哉。黨與根據。臣下同心。天子孤立於上。舉朝無一人可信者。可不為大哀也。哉。書法。綱目。書三月。雪。四。未。有。書。四月。雪。者。四月。而。雪。甚大。異也。外戚之陰。盛而乾陽不能勝矣。白虎之對。惜無能指及王鳳者。則是召也。亦具文而已。終秋桃李實。綱目。書四月。雪。二。皆帝世也。是年。陽朔四年。秋。桃李實。

薛宣東海
郟人

漢孝成皇帝建始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五九

御史中丞薛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集覽部刺史。武帝置掌奉詔條察州。不循守條職。部刺史所察本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也。顏師古曰。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也。一條。彊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招貨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剝截黎元。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敝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正令。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譴。呵及細微。譴謫問也。呵。與訶同。大言而怒也。雖細微事。亦譴呵之。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眾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禮。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飾。本傳。飭作。教注。教約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上嘉納之。書法。桃李華嘗三書矣。惠帝五年。呂氏甲寅年。文帝六年。未有書秋。桃李實者。秋華異也。秋

前四至

華

秋

華而實大異也。終綱目。河決。先是清河都尉馮遂奏言。傷頃所以闕無大害者。集覽頃。鼻也。曩也。以也。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也。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今既難明。馮智舒曰。九河。已見爾雅。

今按舊志。徒駭河在滄州廢清池縣西北二十里。太史河在南皮縣治北。馬頰河在東光縣界。胡蘇河在慶雲縣西南。簡滌河在南皮縣城外十餘步。鈞盤河在獻縣東南。二百八十里。禹津河在慶雲縣。又在樂陵縣西三十里。考書傳。九河所在。與此多不合。又先儒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

此蓋後世新河。而傳以舊名爾。已上說見河間府志也。氏河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分殺水力。集覽殺。衰小之也。言於此處多穿渠。則水勢分而力薄。道理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脩治。北

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以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至是大雨水。十餘日。河果大決。東郡金隄。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以王

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以王

漢孝成皇帝建始四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六十

三省注。殺所界切。減也。東郡見秦王政五年。金隄見漢文帝十二年。

王尊 高陽人 丞郡
三省曰鼓
擊之聲將
帥之臣禮
之樂記曰
鼓擊之聲
謹謹以立
動動以進
衆君子聽
鼓擊之聲
則思將帥
之臣

士伍見周
八王五上

漢孝成皇帝建始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六十

尊為京兆尹

南山羣盜數百人為吏民害詔逐捕歲餘

鳳薦尊為京輔都尉行尹事

大將軍鳳奏以陳湯為從

事

中郎所收康居財物湯坐免後以言事不實下獄當

死谷末上疏訟湯曰戰克之將國之瓜牙不可不重故

君武暢四海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執憲之吏欲致

之大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

馬有勞於人尚加惟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集覽記

檀弓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故惟不

棄為埋馬也故蓋不棄為埋狗也竊恐陛下忽於鼓擊

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惟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

議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詔出湯奪爵為士伍會

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

煌兵以自救大將軍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

召湯見宣室湯擊郵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伸有詔母

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

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

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

而主人半然後敵三省曰此言憑城而守者主人之半

可以敵客之倍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

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發城郭燉煌

歷時乃至歷經歷也一時三月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

之用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合不能以攻謂如

碎瓦之雜居不齊同故事不過數日故事謂以舊事測

漢

河平元年

三省曰以河決

春

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塞

河決

杜欽薦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

漢孝成皇帝河平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六一

篋音滅

落與絡通

癸巳

椒房見漢
昭帝始元
四年曰亦
三省過亦
安足過言
罪過也言
何足以為
罪也以為
蓋矯往者
過直矯正
也枉曲也
言意在正
曲遂過於
直也列妾
垂則列妾

使有法焉
言垂法於
後宮使皆
遵行

窟苦骨切

奇居宜切

比毗至切
例也

漢孝成皇帝河平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之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賜延世爵關內侯
書法塞河不書其人書延世何善其職也故特書嘉之
綱目書塞河八書其人者夏四月晦日食詔百官陳過
延世而已詳文帝十二年
失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
用度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疏自陳以為時世異
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也今
家吏不曉集覽家吏主倉穀飲食壹受詔如此壹猶言
初言家吏初受詔便如此減省且使妾搖手不得唯陛
下察焉言法度易觸犯使我不敢輕動上於是采谷求
等言報之且曰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
今同之且財幣之省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
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孝文帝朕之師也皇太
后皇后成法也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為右垂則列妾
使有法焉光祿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
日同孝昭其占恐害繼嗣三省註孝惠七年五月丁卯先晦一
日日食今四月已亥晦日食故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
孝昭元年七月已亥晦日食故曰秋復太上皇寢廟園
日同孝昭二帝尋皆晏駕而無嗣

園

給事中平當言太上皇漢之始祖廢其寢廟園非是上
亦以無繼嗣遂納當言大事記曰初韋玄成奏罷太上
皇寢園至是給事中平當言周公成文武之業而制禮
作樂脩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
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高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
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
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上納其言朱熹曰后
稷本封於郃而不窟已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
後定文武之興何嘗盡由於后稷但推其本始為出於
此故不可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
小大有無哉然周人雖以稷為太祖而祭法亦曰祖
文王而宗武王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目
為世室而百世不遷或謂祖無功業亦當祀是英雄以
得天下自已力為之並不與祖也又謂靈芝無根醴泉
無源物豈有無減死刑省律令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
本而生者乎萬言奇請他比集覽奇請謂於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
請以定罪也他比言引他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日
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
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時有
漢孝成皇帝河平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三省注。塞猶當也。

甲午

護。況遠切。亦詐也。

沛郡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楚國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定陶見秦二世二年。

三省注。恩澤侯表。平阿侯食邑於沛。成都侯食邑於山陽。紅陽侯食邑於南陽。曲陽侯食邑於九江。高平侯食邑於臨淮。

靖言庸違。象龔滔天。見書經。堯典。

靖本作靜。

龔本作恭。

漢孝成皇帝河平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六二。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撫微細。致也。撫收拾也。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幸行毫毛之事。言其微細之甚也。

二年春正月。匈奴遣使朝獻。匈奴遣右臯林王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臣。朝賀。無有二心。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其聘。貢之職。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而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曰。沛郡鐵官冶鐵。飛書。綱目。鐵飛何。金失性也。故通鑑不夏。

楚國雨雹。大如徙山陽王康為定陶王。○悉封諸舅為列侯。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馮智舒曰。曲陽秦之縣名。屬九江郡。漢初仍舊。後廢之。故城在鳳陽府定遠西北九十五里。高平漢之縣名。為安定郡治所。東漢永初間廢。後魏置高平鎮。後為太平郡。兼置原州。隋初廢郡州如故。大業間廢州為高平郡。唐初為原州。後改平涼郡。乾元初復原州。宋置鎮戎軍。金改為州。屬平涼府。元改為鎮原州。屬鞏昌路。本朝改州為縣。屬平涼府。元改為鎮原州。屬鞏昌路。本朝此則何以不序。貶於其事端。則餘者略之可也。書悉封諸舅而封爵之。濫甚矣。高帝之興也。書悉封諸功臣。為列侯。今也書悉封諸舅。為列侯。漢之衰可知也。臣免京兆尹王尊官。復以為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集覽。湖縣之三老。姓公乘。名興。公乘。本秦官。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上書訟尊治京兆。盡節勞心。夙夜思職。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今御史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孔氏傳曰。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言不可。

漢孝成皇帝河平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六二。為

漢孝成皇帝河平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六三。

三省曰觀
闕之誅孔
子誅少正
卯於兩觀
之間

祥柯音臧

武帝元光

四年

考異此伐夷

狄當書擊不

當書討與元

鼎六年討而

羌同

鈞町音劬

挺

選與之選

息充切

亦作蠕通

臧古藏字

吳起見秦

昭王五十

二年

賁育見漢

武帝建元

三年

任見去聲

汝鳩切用

也如字

墮火規切

毀也

漢孝成皇帝河平二年

漢孝成皇帝河平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六三

用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素與尊有私怨外依公事
傳致奏文傳謂增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臣等竊痛傷
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砥礪也首向也刺譏不憚將相
誅惡不避豪彊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
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
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三省曰周禮三
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王制大司寇聽獄於棘木之下
棘者欲其赤心而雷意於三刺也獨掩怨讎之偏奏被
共工之大惡無所陳寃愬罪尊昨以京師廢亂選用為
卿賊亂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
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審
如御史章集覽張忠之奏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
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幸不可
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矯飾文法而深刻
詆誣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欺詐之路於是復以
尊為徐州刺史書法自置刺史至是八十年纔三書黃
霸張敞王尊皆以罪復用者也而以京兆兩夷相攻以
尹為之者二張敞王尊終西漢書刺史三兩夷相攻以
陳立為祥柯太守討平之夜郎王興與夜郎王名

師

古曰鈞町西南夷種後置縣屬祥柯漏臥侯俞更舉兵
相攻俞漏臥侯名也漏臥本西夷國名後置縣屬祥柯
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
興等不從命杜欽說大將軍鳳曰蠻夷輕易漢使不憚
國威恐議者選與復守和解選與柔怯也律書選蠕觀
望索隱曰選蠕動身欲有進取之狀則復曠一時三省
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也使彼
得收獵其眾以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大郡曰守
小郡曰尉遠臧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馮
智舒曰孫吳將孫武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廬用為將
西破強楚北威齊魯顯名諸侯著兵書十三篇於世若
入水加往必焦沒智勇亡所施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
漢家加誅陰救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
害處選任職太守往集覽任堪也選太守之堪任此職
者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不毛之地
莊子窮髮之地注地以草木為毛髮北方寒極草木不
生故曰窮髮所謂不毛之地左傳食土之毛注土地所
生之物曰毛無用之民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
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
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然後戰師則萬姓

漢孝成皇帝河平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六四

被害。鳳於是薦陳立為牂牁太守。立至。諭告興。興又不從。立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召興至。立數責。計也。計其罪而一。一責讓之。因斷頭。出曉示眾。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禹。俞震恐。入粟牛羊。勞吏士。西夷遂平。

未乙

三年春正月。楚王囂來朝。叔父也。詔以其素行

純茂。特加顯異。封二月。犍為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智

其子勳為廣成侯。舒曰。犍為漢之郡名。治犍道縣。即古之樊國。東漢徙治

武陽縣。南齊復為犍為郡。治梁武帝立戎州。又置六同

郡於南廣縣。隋初廢六同郡。而存戎州。大業初。改州為

犍為郡。唐宋以來。因革不一。迄元。陞敘州路。以敘南等

處。宣撫司治此。秋八月晦。日食。○求遺書。書上以中秘

國朝改為敘州府。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向

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乃因尚書。洪範

集。合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

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

五行傳論。集覽。解說。洪範。正經者。奏之。天子心。知向忠

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丘濬曰。

漢以來。遣使求書。始見于此。夫自秦火坑儒之後。書籍

散亡多矣。漢興。始收之。開獻書路。置寫書官。設藏書府。

稍稍復集。至成帝世。又頗散失。乃遣謁者陳農求遺書

于天下。嗚呼。書之在天下。乃自古聖明王賢人君子。

精神心術之所寓。天地古今。生人物。類義。理政治之所

存。今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也。其述作日

多。卷帙浩繁。難於聚而。易於散。苟非在位者。收藏之。謹

而購訪之。勤。安能免於喪失哉。不幸而有所喪失。世之

明君良佐。咸以斯文興喪為念。設法招求。遣使蒐采。懸

帙直質切

躡音葦

昔古時字

皓。二切。短。天伊鳥。鳥。

漢

漢孝成皇帝河平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六四

漢

曰

漢孝成皇帝河平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六五

折也。又物。釋曰。天並。見洪武條。巧二韻。氛音紛。氛。惡妖氣甚。霧地氣上。天不應曰。虹亦作重。見洪武東。韻。虹有四。音曰紅。曰。降曰貢。曰。降虹。又見。群玉東韻。霓亦作蜺。翼並魚列。切。

病於何切

鷓宜戟切

申丙

漢孝成皇帝河平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六五。於動植之類。各得其氣之偏者。其發為英華。美實。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采。剛柔。亦皆得其一氣之盛。至其為。變恠。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所尤為。委曲。繁密。蓋王者之有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道。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節。以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洽。三光。錯行。陰陽。傷。天。民。被。其。害。而。旱。蝗。螟。風。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寒。暑。失。節。以。為。水。旱。蝗。螟。風。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寒。不。時。雨。非。其。物。或。發。為。氛。霧。虹。霓。光。恠。之。類。此。天。地。災。異。之。大。者。皆。生。於。亂。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邪。若。其。諸。物。種。類。不。可。勝。數。下。至。細。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於。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無。所。應。者。皆。不。足。道。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而。為。變。者。失。其。本。性。則。思。其。有。以。致。而。為。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為。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為。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為。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嘆。哉。昔。者。箕。子。為。周。武。王。陳。禹。所。有。洪。範。之。書。條。其。事。

事

為九類。別其說為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初不相附屬。而向為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以為八事。皆屬五行。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論理。有以見所謂旁。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又其。祥。青。禍。病。之。說。自。其。數。術。之。學。故。略。存。之。庶。幾。深。識。博。聞。之。士。有。以。考。而。擇。焉。夫。所。謂。災。者。被。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鷓。之。類。是。已。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書。其。事。應。蓋。謹。之。也。以。謂。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謹。告。恐。懼。脩。省。而。已。若。推。其。事。應。而。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為。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蓋。聖。人。謹。而。不。言。如。此。而。後。世。猶。為。曲。說。以。妄。意。天。此。其。不。可。以。傳。也。書。法。書。求。遺。書。何。美。也。終。綱。目。書。求。遺。書。四。是。年。齊。河。復。決。復。命。

王延世塞之。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丞相王商多質。有。

漢孝成皇帝河平四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六六。

考異提要
商上有王

彤音容

王鳳書死
王商書卒
邪正自見

漢孝成皇帝河平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六六

于來朝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遷三月朔日食○夏四月

延却退上聞而歎曰真漢相矣

詔收丞相樂昌侯商印綬商以憂卒

災害馮智舒曰樂昌漢之縣名屬東郡後漢省之故城在大名府城東南四十二里南樂縣境內商按問之鳳

以為請商不聽竟奏免彤奏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告商淫亂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太中大夫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商有司奏請召詣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卒諡戾侯子弟親屬皆出補吏莫得畱給事宿衛者有司奏請除國邑詔子安嗣侯發明凡物無兩大之理權貴無並立之勢當是之時王鳳專權固寵商雖素著忠直然亦外戚疏屬鳳側目已久况又忤其意乎書詔收商印綬商以憂卒則天子不得已之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而商卒不以罪曉然可知夫進退大臣人主猶不得自專則成帝至是亦具位焉耳寧不媿哉書法凡書收印綬皆無罪者也據董賢實憲侯覽收印綬不書以張禹為丞相子受論

道前四

語

蜀音計

隱音怯

論

語於禹及即位賜爵關內侯拜光祿大夫給事中與王鳳並領尚書禹內不自安數病上書欲退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蜀賓遣使來獻初武帝通西域蜀賓自以絕遂以為相蜀賓遣使來獻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集覽

絕域不錄絕而不通及帝即位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

使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為其境壤相連比也今縣度之阨烏耗國西有縣度國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

里縣度者谿谷不通縣繩相引乃可度西陽雜俎曰其土人壘石為室接手而飲互相牽引所謂猿引也非蜀實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

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通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時為所侵盜又歷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

尺六寸身熱無色頭痛嘔吐又有三池磐石阪道隱者到縣度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主分九州制五服務盛

漢孝成皇帝河平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六七

耗都故切
三省曰起
皮山南更
不屬漢之
國四五皮
山國去長
安萬五十
里師古曰
言經歷不
屬漢者凡
四五國也

嶢音擘並
抽庚切

山陽見漢
景帝十六
年

西丁

三省曰鳳以為不
可乃止劉向忠於
漢室子歆附從王
莽得無由此邪爵
賞之柄不自上出
則貪爵祿苟富貴
之人視其柄所在
而趨之矣
穰侯見周赧王四
十九年
武安見周赧王四
十五年

漢孝成皇帝陽朔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六七

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涉危難。罷敝所恃。以事無用。非又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業事也。已然曰業。謂既已受節而送。使於是。鳳白從欽言。劉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山陽火生石中。詔改明年元曰陽朔。立濟曰書火生始此。

陽朔元年。三省曰朔始也。以山陽火生石中。言陽氣之始。春二月晦日食。冬

下京兆尹王章獄殺之。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左右嘗薦劉向。少子歆。召見。大將軍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王氏子弟分據執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由行也。周公成王之叔父也。雖有信讒之聽。然管叔蔡叔流言。而周公自知謙退。恐懼損穰侯之威損。滅也。放武安之欲放。棄也。母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元帝子名康。定陶。其封邑也。諡曰共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不以往事為纖介。二省

曰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怒雷之京師。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它。集覽猶言恐一旦崩亡。且不復相見。爾長雷侍我矣。後疾有瘳。共王因雷國邸。上甚親重之。鳳心不便。會日食。因言曰。食陰盛之象。定陶王當奉藩在國。今雷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王辭去。上與弟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召見延問。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顛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建白於上。而遣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顛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推斥也。遠。疏遠也。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商。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守正不隨。為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

省

前四文

日

世史正綱曰
人君未有繼
嗣雷親王之
繼次者奉藩
京師以待皇
嗣之生。然後
遣之國。此萬
世根本之慮
也。成帝因共
王來朝。雷之
京師。且謂之
曰。我未有子。
人命不諱。一
朝有他。且不
復相見。長雷
侍我矣。嗚呼。
帝為此言。其
真達死生之
變。所以為宗
廟社稷計也。
遠矣。奸臣樂

漢孝成皇帝陽朔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六八

於乘亂為奸
不復顧慮
日食之咎必
欲遣之還國
其處心積慮
為何如哉後
世人主未有
繼嗣者宜以
成帝為法而
不惑於邪臣
之言宗社之
大幸也

王章論王
鳳章太山
鉅平人

鳳殺章

著陟慮切

漢孝成皇帝陽朔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其妻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三省曰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他姓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官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鳳從弟子音侍中獨側聽聞章言以語鳳鳳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辭旨甚哀太后聞之垂涕不食上少時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疆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歸杜陵就醫藥鳳風御史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集覽)著書之也明書在條令也亡著令謂舊無此條傳曰賞

前四文

疑

三省曰今
釋令與故
事而假不
敬之法釋
廢去也假
謂假託法
律以致其
罪也
馮翊見漢
武帝太初
元年

頻陽見秦
王政二十
一年

賞

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
有罪可疑而難知者闕而從輕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行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末制令前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官時衆庶多冤王章譏朝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說鳳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行以明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鳳行其策以薛宣為左馮翊宣為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為彭城

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財何可學也宣為馮翊屬令有楊湛謝游皆貪猾不遜宣察湛有改過之效乃密書曉之游自以大儒輕宣乃獨移書顯責之二人得檄皆解印綬去又頻陽多盜令薛恭本孝者(集覽)薛恭頻陽縣令也扶風郡平陵縣人本縣孝者職不辨栗邑僻小易治馮智舒曰栗邑古地名春秋時名彭衙秦置白水縣以南臨白水故名漢為栗邑縣僻在山中而小屬左馮翊後又為衙縣地晉省衙縣後魏廢栗邑縣尋析置白水縣及白水郡隋初罷郡以縣屬同州唐漢孝成皇帝陽朔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六九

研去聲亦作硯

戊戌

考異按封拜例曰凡以親戚貴重者書其屬據永始元年書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此當書以太后從弟音為御史大夫蓋誤漏

漢孝成皇帝陽朔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省入奉先縣。宋復置屬同州。金元仍舊。國朝因之。屬西安府。令尹賞。集覽。尹賞。粟邑之令也。久用事。吏宣。即奏二人。換縣。換縣。條有材。不稱職。得改之。數月。兩縣皆治。宣得吏民罪名。即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宣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性密靜。有思道。德純。備謂之思。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略。筆研。謂簿書之事。利用而省費。

二年夏四月以王音為御史大夫
於是王氏愈

刺史皆出其門。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為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三省曰。書。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得作威作福。臣下為之。則致凶害也。

也

王氏愈盛

依土聲隱綺切

筦亦作管

蓋主之蓋

音鴿

奄衣炎切。今

曲阜縣之奄

至鄉是。又杜

預言宗周。鑄

京也。詳見書

多方篇。三省曰田氏

也

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政不由君。下

及大夫也。論語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

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今王氏一姓。乘朱輪

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內。魚鱗左右。漢制。列侯紫綬。二千石青綬。侍中。中常侍。皆銀璫。左貂。金附

蟬。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

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集覽。史記。涇

陽擊斷。無諱。裴駟曰。謂攻擊決斷。不諱避也。國策注。擊

斷。謂刑人也。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依

其門。筦執樞機。筦。專之也。師古曰。樞機。近要之官也。正

義曰。機。密之司也。韋虎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又郎顛

傳曰。尚書職在機衡。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

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治能者。尤非毀而不進。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昭帝。元鳳元年。燕王與蓋主謀。及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呂霍。惠帝高后時。呂台之輩。昭宣時。霍山之屬。皆女后之戚。專擅朝政。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少微。鑑云。管叔。蔡叔。霍叔。皆文王子。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奄君謂武庚。請舉事。漢孝成皇帝陽朔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七十

復見於今六
卿必起於漢
田氏篡齊六
卿分晉言漢
亦將有此禍
也
田氏見秦
始皇三十
四年田常
定陶信都
並見秦二
世二年
諡法敬順
事上曰恭
中山見周
威烈王二
十三年

漢孝成皇帝陽朔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七十
武庚從之。與管叔蔡叔等同反。周公乃作大誥。奉王命以討之。曰。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成王二年。周公居東討武庚。管叔誅之。放蔡叔於郭隣。降霍叔為庶人。遂定奄及淮夷。東土以寧。武庚之黨。孺子。指成王而言也。兄弟據重。集覽。據。專也。重。謂威重宗族。磐互。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陳濟曰。言凡物之盛。必有非常之變。預先著見。以為其人疎。上出屋。根甫地中。集覽。車。刺入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太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隸。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宜發明詔。接近宗室。援之使得親近也。黜遠外戚。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關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秋。關東大水。○定陶王康卒。諡曰。徙信都王興為中山王。

前四意已

亥巳

穎川見秦
王政卜七
年

伏辜之辜
音孤。罪也。
從占。從辛。
聲。有自新
之義。故從
辛。
世史正綱
書王鳳死

子庚

三年春。三月。隕石東郡八。○夏。六月。穎川鐵官

徒作亂。討平之。穎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八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

長史御史中丞逐捕。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九月

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詔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鳳病疾。上臨問之。執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

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至親。行皆奢僭。

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集覽。謹。潔也。敕。通作飭。脩飭也。

臣敢以死保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

故鳳薦之。鳳卒。上以音代鳳。而詔譚領城門兵。由是譚

音相與不平。書法。自武帝增重加官。綱目。卒大司馬。未

有不書姓者。鳳於是具官矣。不書姓何。黜之也。王氏日

盛。劉氏將移。君子所不忍書也。自是。卒。音。商。根。皆不書

姓。必若譚之無權。而後可以書矣。
四年。夏。四月。雨雪。書法。四月。雪。帝世嘗一書矣。
漢孝成皇帝陽朔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六。七一

漢孝成皇帝陽朔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七一

其為異柰何鳳死首繼外戚之以王駿為京兆尹先是
陰盛也終綱目書四月雪二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
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第六

房七十一卷一

Table-Of-Contents (Faintly visible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卷一	...
卷二	...
卷三	...
卷四	...
卷五	...
卷六	...
卷七	...
卷八	...
卷九	...
卷十	...

